

使英澳
德輶大利
亞私日
新記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使德日記

178
13280

李鳳苞撰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使德日記

清 崇明李鳳苞丹崖撰

光緒四年十月初二日晚。偕郭筠帥由英國蘇格蘭回倫敦。承准總理衙門咨開。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候選道李鳳苞著賞加二品頂戴。充署理出使德國欽差大臣。欽此。並接奉王大臣德字二十三號函。竊念資淺才疎。自前年奉李爵相奉派監督生徒來洋學習。雖與洋監督日意格和衷商榷。將在英在法生徒。照章安插官船官學。而勉供奔走。兩載於茲。未報涓埃。方深兢惕。今蒙恩晉頭銜。試以重任。撫衷循省。深懼勿勝。惟有實力實心。宣布邦交之誼。矢勤矢慎。勉圖應接之方。以期仰副國恩。勉酬知遇。

初三日。與郭筠帥談。囑云。今可部署一切。趕速赴德。舊員酌量留用。調人應加夾片。並以黃綾夾板奏本。紙等件相贈。

初四日。與郭筠帥商定咨調兼辦英法繙譯之羅豐祿。陳季同隨同赴德。筠帥謂羅則靜默。可以討論學問。陳則活潑。可以泛應世務。再能歷練官常。中外貫通。可勝大任矣。是日接地亞士行密臘信云。委辦天津鎗子料件內油漆紙蠟等項。已由斯飛力尼船運往上海。其銅片等於二十日內俱可運竣。又定造水雷艇之雷廠。鐵脅已全。請往驗看。午刻與羅豐祿訂同干南街柏教習之兄伯次。到粵斯瓦士車場上車。過窩得祿德。又換車。是處鐵道紛歧。多如蛛絲。為往來衝道。柏次曾到兩次。尙有迷途之慮。

既下車。芳草平蕪。大河前橫。卽倫敦達眉江之上游也。渡灣斯瓦士橋。沿岸左折百步。到留藏廠。主人迎。廠僅數畝。木棚圍之。前臨江干。板屋四間。爲繪畫書算之處。工匠不過三十人。汽機唯八疋。馬力者一具。下具四輪。可以曳走。計值英錢二百五十磅。沿江灌叢中。支搭鐵棚高架。小艇五艘。旁置鑽刨等機數事。其江干繫有長五十尺之小鐵艇。加風扇以助火力。鎗面不全用鐵。未裝水雷機架。蓋可懸諸大船。以備巡探。而非專爲水雷設也。棚中五艇。一長九十尺。寬十尺半。值五千磅。亦英海部所定造也。一卽天津所定造。脅骨已全。而僅布鐵壳兩片。脅骨相離爲十九英尺半。龍骨脅及外殼全不鍍銻。詰之。則檢出柏教習原信。本未指定鍍銻。主人云。如須加鍍。加費百磅。展限兩旬而已。原約內但須加漆。且廠中無鍍銻爐灶。脅骨已合。亦難再卸矣。遂交付第二批價。其餘三艘。皆暹羅國家定造之遊舫。配合既全。將復拆卸。運寄暹國門合。大者長六十三尺。寬八尺三寸。小者長三十七尺。寬六尺六寸。價不過五百磅。每點鐘可行十二英國旱里。蓋留藏習船藝。無餘費。年才二十餘。交游亦未廣。因僦片土集一近支棚。以冀招攬日廣。局面日宏而已。

初五日。洋監督日意格及文案陳季同。高氏耶自法國來。商議肄業生徒及支發經費。又商定季同隨同赴德。仍兼辦肄業文案繙譯事件。如洋監督有倉卒須譯之件。可就近令馬建忠代辦。並將洋監督肄業文案雜費。每月以四百佛郎津貼建忠。是日。黎參贊庶昌暨使署各員設餞。又偕郭筠帥謁駐英德使閔士達。筠帥告以李某將接劉任。閔使曰。劉君尙在柏林耶。筠帥曰。得毋貴國人不喜。閔使曰。非也。

但劉君意氣似塾師耳。筠帥曰：未知貴國喜李某否？閱使曰：李某似武官，予亦武官，武官乃敝國所重。且云：此去所過關卡，須帶路照，方免查看。送行時當奉上也。遂別。傍晚造門投刺，且送路照。

初六日，上午邀黎參贊及各友用洋膳。適西士傅蘭雅亦到，謂妻病稍愈，業與筠帥訂定，新正伴送回華。願先隨往德國，將飛爾摩耳公法論譯全，午後辭行。晚蒙筠帥設餞於使署，威公使來送行，並與筠帥晤談，謂西國例，凡賚有國書者，爲二等公使，猝有要事出行，派參贊代理，非國君所派，稱桑賽兌費阿。雖譯作四等，實不列公使也。非若中國官員實任署任一樣辦事也。遂索筆作書，囑攜至柏林面交駐德英使盧賽爾。且云：盧公在德最久，人亦和平，凡事可面商也。是日收拾行李。

初七日，晴。六點三刻，僧傳蘭雅、陳羅兩員並攜二僕同行。日監督高氏耶亦同路。至采令克老司車場，先是問各車攜帶箱籠加費甚鉅，因商諸繙譯馬君，先由貨車載去。馬君據僕人稱：各車貨車運費相同。遂於是日帶行，詎知衣箱等四十餘件，運費至六十餘磅。車場管事者曰：若先由貨車運去，只須四分之一。自恨歷練之未深而已。七點四十分，揖別使署諸君，遂發軔。車有廳房，坐臥甚適。九點半，到都乏海口登舟。十二點，到喀來海口，爲法國北海濱。日高二君分道回巴黎。五點半，到比利時之白羅色耳。換車八點半，到勿費愛。管車者曰：此間停車二十分，可用晚膳。及入店，方取茶點，而車已開。四五十人方進退無措間，有同行之薩孫人能操英法語，作一函，語同行者書押，送比京公司，以責管車者之誤。予來歐洲幾年，常僕僕車塵，見英國火車道最繁，而車亦最多。法次之，德、荷、比又次之，而碰車出轍。

歧悞諸患比荷爲最多。德次之法，英則不數見矣。豈英法之人勤慎與，亦因往來車多，則聚精會神，不
過他顧，往來車少，則優游偃息，未必專心，故業精於能勤，而患乘於所忽。十點二十分，上第二次之車。
十一點到阿欣，在車場坐候良久。阿欣爲古城，本羅馬人所建，其後削爾蠻王居之。西歷八百十四年，
王殂，爲自主之城。西歷八百年所建大禮拜堂，用羅馬造法，其規制爲德國營造所宗式。城北有高山，
其脈迤西繞至城南，地多硫泉，有開式阿旭爾井最著名，爲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所築。一千八百七十
二年，有就浴者二萬四千人。今城中居民七萬五千，鐵道自西北繞出東南，車場在其城南，燈火萬家，
居然都會。

初八日，早三點鐘，又上車，五點半到谷郎，晨光熹微，猶耿耿未寐也。谷郎沿來因河西岸，爲德國第六通
商大城，西歷五十年，紆比阿民所築。羅馬遷民於此，後爲下日耳曼都城。一千二百年時，貿易最盛，一
千二百十二年，爲自主之城。厥後以油畫著，有畫師蜚命洛赫奈，馳名於各國。一千八百百年時，有教堂
二百區，建造甚工，續因民教不和，改建於邦納。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地屬於法，及拿破侖地入布國，今
有民十三萬餘，有兵七百餘。河東爲德次城，有民萬餘。鐵道自西北隅渡河而東，過大鐵橋，長四百十
二邁當。上層過汽車，下層過馬車，兩旁可步行，俱曉眼鐵楞隔之。橋之兩端，各有國王銅像，爲維令一
維令四。七點鐘開車，綠野平曠，林木森秀，朝暾漸上，暖風薰人，如仲春氣候。二點半，抵漢奴乏，本爲日
耳曼大邦之都，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背布親奧，布人旣勝，遂收其地爲一省。舊城跨來納河，開拓東

北峻字通衢。整齊雄厚。大戲園、博物院、禮拜堂、無不壯觀。有一千七百五十年之古王宮。今爲布王離宮。河南有操場。瓦得爾勞曾敗英人於此。有紀功石柱。旁有兵房、軍械院、藏書樓。中有書十七萬冊。手抄者三千冊。水族院中有海水池二十二區。藝工賽奇院亦著名。并臨頓鄉計之。有民九萬人。鐵道過城之東北。車場寬廣軒敞。酒饌精潔。三點鐘開車。此路已來往十次。晝夜寒暑。風景各殊。隨手札記。亦互有詳略。是日六點四十五分。抵柏林之漢奴乏車場。劉孚翊、錢德培、慶常、廣音泰、廕昌備車迎候。七點半。進使署。造劉京卿房坐談。

初九日。十點鐘。朝服拜闕。恭接關防。文曰。大清欽差出使大臣關防。收到卷宗什物清冊。當飭陳委員會同原辦人員逐一點收。開摺存查。

初十日晨。朝賀慈臚皇太后萬壽。午後偕劉京堂謁外部尙書畢魯帶博郎。陳季同同去。京堂曰。本大臣奉國家召回內用。不及面謁監國。又未有國書呈遞。畢曰。昨將貴使回國之語。函告監國。因遊獵未回。不及面送。奉召自宜速行。既未頒國書。當爲代達監國。京堂曰。今派李某署理。日後有話。可與面談。畢起立握菴手曰。李君去歲查課來此。曾已聆教。聞頗好學問。欽仰已久。今後朝夕共事。雖我輩臣子。凡事遵旨而行。而倘能有益貴使者。甚願竭力相助。菴稱謝。且曰。願兩國邦交日厚。卽臣子友誼日深。畢稱是。又曰。許久未見。英語當更純熟。菴荅僕僕道途。毫無長進。畢臨別。又曰。遲日當造候。並送劉大人。行。京堂請改日拜見其夫人。畢喜稱謝。察其詞氣欣悅。似非僞飾。京堂謂與前次托病時迥別矣。西例。

既見外部。可函請頭等公使訂見。遂致函於英、法、奧、俄、意各使。

十一日。閱總署舊函二十二件。抄案二十一冊。是日。始令慶常、傅蘭雅二人譯述公法論。

十二日。劉京堂請晚飯。

十三日。晚。餞劉京堂。飯罷。請京堂閱馬戲。演英儲君赴印度事。部藩以文馬舞女迎之。男女麀集。百獸率舞。光怪陸離。英儲君攜落婦坐觀。神采飛揚。情景逼真。馬疋精良。駕馭純熟。尤其本技也。少息。二女演步虛飛索之戲。盤舞跳躍。各盡其妙。既而俄人二十八。歌唱跳踊。無不應絃合節。演罷。進觀地窖中。馬廐。有良馬二百疋。區別井然。喂養精潔。調護周至。誠所罕覩。豈牧馬而通於牧民者與。是日下午。謁意大利使侯爵羅訥。與博、陳同往。入其門。牙籤萬軸。插架連牀。望而知爲學問中人。餉氣慙慙。傾蓋如故。菴謂西士游中國者。惟貴國人最早。而華人東來者。一入歐洲。先見昔昔昔里。那布里山川之勝。今幸奉使來德。得與貴國績學之士同事。尤爲至幸。羅曰。閣下謙恭篤實。殊深感佩。可望從此邦交日固。商務日興。敝國赴華運販者。以絲爲大宗。菴曰。聞貴國絲蠶已甲于歐洲。纈洗亦精。羅曰。誠然。但數年來。屢聞戰事。銷售日絀。尙有二百萬緡生絲未織。若歐洲盡如中國男女。俱以絲帛章身。則銷路廣矣。菴謂歐洲男服。呢表而帛裏。是有美內含。與學問人相似。羅笑領之。又論俄土未定。人心惶恐。商賈日窮。無如民望息爭。而貪心者不免搆紳。歐洲之執政無不憂慮。予每羨中國一統爲治。可以安享太平也。菴曰。君願永息兵爭。共敦友誼。確是仁人之言。欽佩無極。羅稱謝。又曰。此後有所商詢。請隨時晤聚。當

勉效微勞。亦稱謝。羅曰：感冒未愈，遲日答拜。

十四日晨起拜發謝恩摺及包封信件。一點鐘謁英使盧賽爾，與博羅同往。旺健果毅，氣宇不凡。首詢會見威君否。授以威使手函。羅閱畢曰：署使例不面君，惟朝會先期通知，可以隨班參謁。今德君養病，家嗣監國，遇便當爲先容也。答曰：應見與否，當照西例，不敢擅請。威君書中大約謂中國官員實任署任辦事相等耳。羅曰：是也。我英國甚喜爲中國出力，閣下如有委託，儘可頻來，勿拘形迹。自當體國家之意，爲中國效勞也。並詢中國商務。將稅則略爲陳說。臨別訂於明日答拜。又謁俄使吳布里，握手迎入。謂歐洲各國均隔重洋，日本亦有衣帶水界之其壤地相接，而又累代通好者，無如貴國。今同役於此，更爲親切。吳曰：敝國莫士科舊京鐵道，如能造成，則直達北京，無舟楫之險，兩國交好，當更親密。謂北陲貿易清淡，鐵道尙非緊要。吳曰：此條鐵道，敝國本有成議，緣與土耳其開兵，是以暫寢。將來必行之也。答：西國各有本境，鐵道皆是因地制宜，以收本國之益。吳是之。又謂：奉使在此，得叨指教，實爲欣幸。此後尙望勿吝金玉。吳曰：凡有所商，無不效勞，惟此間典禮，未能全知。英使盧君在此最久，熟悉情形，當可詳告。稱謝告辭。吳曰：夙所欽仰，今蒙同事，實爲慶幸。送至門外，握手而別。是晚使寓各員公餞，劉京堂於開式好甫，亦陪坐。順道往溫德爾得臨頓街閱蠟像館。較之去年，地段旣展，塑像亦增。新塑柏林會議各員，設棹三面，畢首相起立陳說，毛髮皆動。坐其右者爲英之畢相，沙相及俄使坐其左者爲奧使，希使，土使，或諦聽，或沈思，或看地圖，神情畢肖，真神工也。左屋又塑德君

被削之像亦維妙維肖。

十五日十點鐘巴提督來述巴公使病狀及斯邦道肄業四弁情形三點謁法使汕乏連與陳同往容貌清癯仙骨嫻嫻接見甚恭卽云聞君在洋年餘也曰曾監督生徒來洋肄習蒙法國准入學官廠實爲心感汕曰互相照應分固宜然况數萬里來學之遠人乎也稱謝汕曰曾識駐華之白公使否也答在京曾蒙招飲且白公和藹篤實最爲中國敬重汕曰予好友也前日惠寄繡毯一方設色運針無不精妙深佩中國靜細工巧實他國所不逮卽漆器雕牙亦無不然也曰惟恐陳設玩物未必切用耳汕曰繪繡刻鏤具有學問良以怡情悅性卽是切用予曾籌思若作鋪被但可獨樂不如作桌罩以供同好者有目共賞也曰具見公溥爲心佩服之至又論柏林巴黎天氣同異不必贅述臨別時汕曰得君同事實愜予心凡有委託自當竭力相助也稱謝而別士旦丁之吳爾鏗廠訂於今日往觀鐵甲船下水遂委羅劉兩員帶同肄業弁查連標往觀早八點半由士旦丁車場發軔有喀爾巴施同車係上海廣豐行夥自謂是士旦丁在華辦事之人行二十分時過乃白爾發耳代有植物學院十一點鐘抵士旦丁爲布國東北境卜美阿尼省城距柏林七十六英里古爲王國一千六百四十八年屬於瑞典一千七百二十年入於布爲通商要邑以礮臺爲城在奧德阿江右岸江口爲水師泊船之所每年有貨船二三百艘運木酒麥魚等貨運入者值四千餘他拉運出者稱是亦爲製造名城造糖造船造機器甚多有民九萬餘是日廠主吳爾鏗鬚髮皤然備馬車數輛以迎行二刻抵廠海部尙書日本公使咸在

先閱船身。次登船臺。尙書士叨取宣言曰。國家命予名此船爲威爾登白希。俾與拜晏薩孫兩船保衛海疆。永與布路斯爲一家。威爾登白希國屢建大功。賢才踰濟。各邦宗仰。今以名爾。爾其永爲他船矜式。語畢。以酒瓶碎於船。衆舉帽喝采者三。斫斷曳索。其船始則緩動。繼則急趨。俄見波濤湧立。而船已下水矣。入室午餐。同席者一百三十人。尙書首座。次製造局商。水師總兵。日本公使。中國委員。席終。尙書舉觴曰。第一盃。賀德君增一兵船。足資保衛。德君幸邀天佑。受傷獲痊。可望壽登耄耋。永庇國人。共飲此酒。以爲君壽。廠商步恒舉觴曰。今日慶幸。兵船落成。追憶從前德國商船。全賴他國水師保護。近年兵船漸衆。商務漸興。尤望日益加多。稱雄海上。俾他國畏我水軍。可如今日之畏我陸軍。而慶幸兵船之成。必歸功海部。請飲此以謝尙書。尙書又舉酒答謝。且稱吳爾鏗工堅料實。襄助德國。洵屬可嘉。皆舉杯和之。書院教習士密得舉觴曰。東方之中國。日本咸來與會。應飲此以酬謝之。日本使答曰。德國兵船日盛。駛往東方。衆所欽仰。吳爾鏗廠工日拓。助國富強。尤爲可敬。座客咸和之。按此船長二百八十尺。寬六十尺。高二十六尺半。入水十六尺半。與薩孫船先後竣工。裏層鐵甲厚三十二密理。邁當外用二百密理之梯克木。其外層鐵甲厚一百五十二密理。又函二百五十四密理之梯克木。而聯以徑一百密理之鐵釘。船面圓臺二座。後座有二十七生脫礮四尊。前座二尊。其圓臺之鐵甲厚二百五十四密理。後座有小塔隆起。亦鐵甲護之。爲船主望樓。載煤五百噸。水手四百五十人。每點鐘行十三海里。有奇。價一千萬馬克。臺座前後。有寬各三尺之浮木。如帶之圍。尙前後受敵擊損。中段尙能浮行。

全賴此浮木也。船前插嘴長九尺半。全船內有逐段隔堵。循龍骨。有中綫隔堵。以兩汽機運兩螺輪。每汽機二千八百馬力。每馬力日需煤七磅。有汽缸八。每方寸受力三十磅。爐門三十二。船身機器皆本廠自造所成。德國鐵甲船。今已六號。勿里格脫類之布愛森船。改代克脫考懷脫類之來伯及希船。泊令士阿達貝德船。士叻取船。潘尺考懷脫類之薩孫船。威登布希船是也。又成商船七十四號。今俄國定購之水雷艇。鋼片厚八分之一。速率十七海里半。船底敷以巴拉芬油。可免鏽蝕。每年又成汽車百輛。一切機器無算。計用機匠一千五百人。船匠一千人。創始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而改爲有限公司。

十六日。接上海劉道臺電報。詢守口水雷之電線價。當即函詢英、德大廠。是夕送劉京堂至漢奴乏車場。令慶常隨往馬賽。

十七日。三點。謁土其耳公使薩多拉貝。與陳同往。人頗安靜。謂吾儕東方國。習歐洲話甚難。一切規制。亦有不同。且問中國日後究竟仍派公使與否。也答。想不久必派公使。薩云。既派於前。不使中止。敝國與中國通好已久。當必格外相待。凡有所知。無不實告。辭出。此外奧公使暫回本國。有參贊代理。西例。謁頭等使既徧。即到二三等使處投刺。並拜頭等使夫人。俟二三等使投刺報拜。再往請見。並拜其夫人。既徧。乃謁各國參贊隨員。今駐德之二等使爲比利時之諾湯。巴敦之脫噶克亨。拜晏之囉脫哈脫。巴西之邵胡。丹麥之奎德。希臘之郎噶貝。日本之愛俄基。黑孫之乃脫哈脫。梅令布希之派里烏司。荷蘭

之華霍和生。美利堅之退辣。葡萄牙之里爾。乏斯。西班牙之貝奴馬爾。瑞典之比爾脫。瑞士之和脫。薩孫之淖台止。瓦費次。威登布希之士必生。拜爾希。凡十七員。三等使爲布倫瑞希。奧登布希。兩邦之里白。漢倍克等。三城之克呂噶爾。墨西哥之巴爾雷。大科士。答里噶。之保削爾脫。凡四員。署使則奧之華根士。拖士步希。海爲島之達們洛生。布克之愛生。並中國而爲四員。又循例謁各部尙書。各營統帥。各書院掌教。皆造門投刺。俟其報拜。然後再往請見。並拜其夫人。其他官紳不徧及。有先施者則答之。親王宰貳。非署使所應拜。曾致函外部。轉詢首相畢士馬克。則函復云。不日嫁女下鄉。未能接見。連日拜客。車塵僕僕。無足記述。公使官紳之報拜者。間有入門小坐。寒溫數語而去。其愿交好者。則第二次報拜亦請見。如拜晏。希臘。日本。葡萄牙。比利時。海爲島諸使及禮官。掌教。提督數員是也。

十八日。巴公使來函云。署使雖不面君。然可知會外部。照過客例引見嗣君。作函復之曰。姑照此間向例。不必急見也。昨晚聞在法肄業劉生病重。令陳季同馳往察看。

十九日。博郎引照印地圖者來見。謂不必重繪。只用映相法脫於石板。工精價省。爲他國所無。姑付一圖試之。

二十日。英使盧賽爾函詢。監國已回。欲先見否。亦以答巴使者答之。今之德意志列邦有王國四。曰普愛孫。譯者作布路斯。曰薩孫。曰拜晏。曰威登布希。大公邦六。曰巴敦。曰黑辛。曰梅令布希。水林。曰梅令布希。錫特利子。曰薩孫。外遺生那。曰奧登布希。公邦五。曰布倫瑞希。曰薩孫。麥甯恩。曰薩孫。阿廷布希。然

薩孫可部固代曰安好爾得。王邦七曰實字部爾孫特好生。曰實字部爾魯德司答曰瓦爾代克。曰荷懷士允合林尼。曰荷懷士愛脫林尼。曰桑布額律百。曰立貝。自主城三。曰漢布克。曰律百克。曰伯磊門。德相管理者一。曰愛爾賽士洛脫零恩。其餘已入於布。布有十三省。曰普愛孫。曰波森。曰班等布希。曰樸門。曰式里秦。曰薩孫。曰回世脫發命。曰爾恒蘭德。曰奧恩初良。曰黑孫拿搔。曰漢奴乏。曰式倫瑞希。荷爾士登。曰洛恩布希。

二十一日。接金登幹稅司電報。知上海匯來經費五千四百八十磅。合庫平銀二萬兩。午後。掌東方書籍者赫美里遊觀柏林書庫。在新王宮之旁。西名扣尼希力喜比伯里烏台克。同往者傅西士及劉羅兩員。先觀左屋。羅列數千年前樂譜。及各國古字。俱羊皮爲之。次入右門。過掌書所。架有書目二百冊。副總辦波士門迎入。短小誠懇。彬彬雅儒。洵績學士也。穿過長巷。右屋爲各國地圖說。左屋爲觀書之所。鱗比設坐。每日九點。集四點散。任領何書。按籍檢付。目耕手揮者恆二百餘人。每日十點鐘。可上樓偏閱他書。訝其房舍曲折。不若英法書庫之軒敞。則云。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弗里格磊王飭建書庫。恩格請頌式。王指書柜以示之。故作此式。五年而成。又過數室。皮藏各國史記。標題曰英史。法史。分國列架。秩然不紊。次到大書廳。排列古時寫本。以玻璃匣函之。有希臘古書。以楷書字母連貫。而無段落。有始爲聚珍板之古登白克所印第一書。亦羊皮爲之。回部之哥倫經。寫作八邊形式。有路得及米蘭登手抄之耶穌經。或以名人真蹟見重。或以年代湮遠見重。皆希世寶也。隨窗數架。爲布法戰事之書圖數。

百種。裝機華麗。繪印精妙。亦足寶也。廳分上下層。周有飛廊。下層皆格致性理。西名費昔克司之類。中列布國歷代王像。白土搗成。精緻如石。末座卽今之德君也。右上爲亨保爾脫像。著書人也。上螺旋。循廊而右。爲各國語言書。西名費勞洛直之類。又進爲東方國之原書。則赫美里所掌也。土耳其阿刺伯。波斯古籍甚多。西藏。緬甸。暹羅。印度各有寫本印本。三四千年前之印度書。皆堅薄牛皮。大半作葵黃色。象牙色。古香色。迥非唐宋藏經箋所及其婆羅門教之里格飛答經。則四千年前物也。梵文字彙。蒙古舊史。吐蕃記載。皆中國所罕見。赫君任取何種文字。輒能成誦。且領略其大旨。前在中國十年。通華文。操華語。明晰了當。知其於東方學問。枕肱深矣。又進一門。爲中國。日本之書。有大清會典。三才圖會。汲古閣十七史。元史類編。明史彙。西清古鑑。爾雅圖。文獻通考。司馬通鑑等書。古今圖書集成。只存草木圖。有性理真詮一冊。爲乾隆朝西國教士所撰。雖發明西教。而元妙如禪理。精微似宋學。蓋其時教士尤多通儒也。日本書較多。大半是唐土名勝畫譜。類書。綿譜。花譜。雜記。小說而已。統計藏書九十萬冊。又手抄者一萬五千冊。每日四點鐘閉門。赫君又陪往邁克羅士谷比施阿夸林。譯卽顯微鏡水族院也。人納馬克一。上樓。有室三楹。中室左案置顯微鏡七。各嵌水晶。寶石。微如纖塵。以鏡窺之。燦然五色。面面不同。右案置邁克羅芬顯聲機及壓氣機。三角分元鏡。台拉芬傳聲機。室中以五丈線懸一銅球。自然擺動。數秒時。往來一次。恒循子午綫。編右十度。謂可證地動繞日之理。左室作大喇叭。二徑約五尺。由樹膠細管中作語聲。可及遠。或以耳屬管口。可聞遠處絮語。可證聲音聚散之理。又置芬奴格

拉非傳語機。以手搖轉。左用飛輪助之。其聲不甚分明。壁懸驗血器。木板長二尺上下。各綴玻璃空球。以細玻璃管盤曲通之。中貯紅水。別有玻璃管直通上下兩球。令紅水自上球循直管下注。逼氣從曲管上行。既見紅水滴滴魚貫隨行。相離各半寸。行速於蟻。排列極勻。若以手指輕擊木板。則卽兩滴相近。而不勻。以證人身血隨氣行周流不息之理。右室排置顯微鏡六十餘架。各嵌豬肉蟲、疥蟲、蜻翼、蚊睛、蟻足及毛膚等物。又見生蝦蟆足、鮮魚翅。其中血脈紅色流行。汨汨如泉。又有一微點爲極小活螺。窺其呼吸勻速。與人相似。大約爲水中微蟲居多。故取名水族院。實則爲售顯微鏡之所。鏡光之大。自七十五倍至四百五十倍。

二十二日。微雨。近日感受潮濕。癬疥煩熱。夜不成寐。商之西醫。則云治不寐有多術。一以摩飛耶水用水管注入肩臂之皮中。少選卽寐。其水大約每次用乾者六分厘之一。以化水。一以克路爾海生。則更毒。而能立時昏臥。最烈者克路爾房略。嗅之則昏曠如死。割不覺。半日方甦。體弱者往往不醒。醫生用此以施剖割者也。予皆不敢用。

二十三日。議員拜阿及前駐英使之子班生來拜。且謂一千八百八十年。將於阿丕爾設魚會。廣集各種鹹淡水魚。及養魚捕魚之器。將以擴充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之博物院也。請中國亦以魚種及養捕各法運送來會。惟須開明門類。所佔尺寸。先期詳告。定在一千八百八十年元旦以前三箇月送來。其運費由各國自備。惟到會火車之費。及會中房室器具。均由會備。其保護一切。亦爲會中責成。會畢。俱各

送還。願就地出售者聽。其條目。則一爲水族。有十類。曰水中酒中可浸者。曰風乾或火炙者。曰蝸蛤珍珠玳瑁。曰海星。曰長蟲及食魚子之蟲。曰蟹類。曰魚類。曰四足類。曰食魚之禽。曰食魚之獸。二爲捕魚器。三爲養魚法。四爲運魚器。五爲薰鹹各法。六爲漁房漁衣。七爲魚水。八爲魚志。九爲魚史。蓋魚最養生。乃日用所需。且爲天地自然之利。精求其理。廣播其種。實與農圃並重。聞美國久有魚會。英國亦議設之。德國魚會。則德儲君主之。而朝臣議買任之。非玩物喪志者可比。豈臧傳伯所能窺見哉。

二十四日接李節相八月二十三日函。傍晚答拜藏書樓副總辦波士們。並見其妻及妻妹。皆有儒雅風。出其亡友亨保爾脫手稿一箱。是考司馬司原稿。而波爲續成。美國土番記者也。嘗謂狂獫之所以漸化。教化之所以覃敷。必由於士商之來往。記載之詳備。苟無導其先路。孰能步其後塵。是地理之學爲足尙矣。歐洲上古。自乏尼斯。希臘。羅馬。歷有載記。類皆缺略。紕繆。自一千八百年後。地理漸明。論者每歸功於日耳曼人。其學之精者。尤推亨保爾脫。嘗游亞細亞各國及美利堅人迹未到之區。著考司馬司等書。於十年前廣採地志。摘譯其要。知亨保爾脫以地學通於格致。其時又有爾力德耳。以地學通於史傳。皆爲布國人。而皆卒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嘗心慕之。而思繼起者必有其人。今權攝使冢。閱藏書樓。獲交波士們。方知續亨氏未竟之緒者數年。有心求之。一旦無意遇之。幸何如也。檢其遺稿。塗乙丹黃。手澤如新。夫亨氏學精品粹。固足以共信。而其考訂之慎。著撰之勤。非親閱其稿不知也。其得波士們而續成之。尤爲相得益彰。亨氏往矣。而猶得交其執友。睹其手稿。亦何異我身親見之哉。因

題數語以誌欣幸

二十五日外部訂觀布國開議院。午刻往大王宮。登西南隅白廳之樓。各省議員咸集於廳。廳寬七丈。雕鏤甚工。全敷白漆。向南設寶座。上覆紅絨華蓋。下承三級鋪以紅毯。丞相士吐爾白希奉書。率各部尙書至。南向立寶座。東各部以次並立。各議員北向。丞相宣讀曰。布王兩次被驚。幸叨天佑。衆情欣慰。蒙嗣監國亦臣民所愛戴。今訂諸君開設布國議院。首以籌款爲要。去年出入相抵。所存雖多。而因賠墊德國要款。以致存款將罄。本年必形支絀。良由德國新成之事尙未獲利。出款無定。而進款有常。且國中商務未興。恆慮不能周轉。日後擬改稅則。以爲補救。今先須定國債單式。凡布國各部事。煩人衆。款項不敷。亦須以此次國債嗣補之。其籌款用人等事。均須諸君商定。又內部擬定新章。係隨時改妥。至要之事。如各村修路設學經費宜籌。而地方首務莫重於教。如何幼弁可備將才。如何下僚可勝大任。務須從長酌議。薩孫省教堂事。仍應共議。刑例數條。亦須商定。著爲成例。俟明年十一月初一日。纂入律書。前者各大學之律師紛紛辭去。今宜安定新章。俾各遵守。去年學部未定之稿。亦宜發出再議。若廣添民塾。需費不貲。亦宜酌中妥議。至於關係通商之農田工藝。國家常設法提挈。俾可日勝一日。總望本國所出土貨漸多。鳩合貨本。懋遷遠方。又應立通商公會。添設各省銀號。俾農工商賈均沾實惠。其火車棧章程。能否較勝於前。添鐵路處。會否確查。公司鐵道購歸國家者。會否加多。各處水利。會否興修。去年所商保護園林之事。應否續議。均請諸君逐一斟酌。近年籌款甚難。惟望樽節估計。以副

諸君愛民保國之心。宜畢。各議員舉帽應之。傍晚。慶常回。述及劉京堂於二十三日馬賽上船。與英公使威君同舟。又有英人麥士尼爲能及海關扞手某伴送。

二十六日。閱西們士哈爾士該電機廠。主人引入。先觀各種電燈。及西門電機。大約略命母法之後。惟西門士法最精。其俄人耶白爾考夫之電燭。每十六支者用汽機十二馬力。四支者三馬力。其配合精緻。似勝於法。廠中夜間工作。俱用電燭照之。次觀其機器廠。軋牀俱用楞軸。兼可磨刮。鑽牀所鑽之物。必以鋼殼爲模。亦一勞永逸。開齒輪之機。亦靈活而佔地甚少。次觀其電機廠。則新創者甚多。一爲車棧大報鐘。中有重錘下墜。而以電氣連於活閘。機脫鐘鳴。一爲火軍之行速表。有針盤旋。以指每點鐘行若干路。如速至五十二克羅邁當。則鐘鳴不絕。開者罰其司機。一爲火警表。每街設一長方匣。聯以電綫。如第十二號失慎。則各匣俱現十二字樣。且鐘鳴不絕。俾赴救者知所趨嚮。一爲電報伏綫。布法戰時。陸路電綫易於割斷。其後布國遂用埋土之伏線。與過河之電纜相同。合七綫爲一。而夾以麻繩六縷。加麻絲鋼綫各一層。再加麻綫左旋繞之。髹黑漆一層。又右旋繞之。髹黑漆一層。今柏林及諸大城。已全用伏綫。不似倫敦之飛綫縱橫如蛛絲也。一爲探報綫。係陸軍前鋒巡探所用。以三銅綫合成細電綫。聯於台拉芬傳聲之機。令二兵曳之。一負電綫。一負電池箱。凡有所見地勢夷險敵兵情形。以傳音機告於大營。俾可籌備。其傳聲機中函小電機二枚。外套叫管。此處吹之。彼處聞叫。卽摘去管而屬耳焉。數十里外。如聞隔壁人語。此器爲本廠所創。實陸軍之利用。俄之攻土。已購用之。士兵驚以爲神。

是廠所造之器。大至大洋電纜。小至電器。自鳴鐘及電報小機。其各種齒輪機器。以及纖悉秒針。皆分類儲之。每種千百。無毫髮之差。湊合各種。便成全器。工之精良。實造其極。較之倫敦之昔爾。乏庸電器廠。殆異曲而同工者歟。又謁內部尙書。可命比施。云其弟曾在中國。頗與中國有緣。今願中國仍派公使與本國交好。凡有所商。情願效勞。答拜書樓正監督里白休士。並見其夫人。論及春秋以前。有無信史。如外紀竹書紀年。半多後人僞撰。不知史記所依據者。更有何書。答竹書紀年。惟伊尹事紂。纒然。月日干支。用三統術上推。悉符。實陽全屬僞撰。里君亦首肯。且謂北無入聲。各國古音皆然。美利堅土番亦然。諒是天地元音云云。知其於東方學問。確有心得。於中國書不能讀其音。而頗解其義。其夫人年五十餘。亦詢中國叶韻。始於何時。答可考者。只四千年前。虞書有明良叶韻。至三百篇。而叶韻甚多。里夫人曰。不過是借用之韻。本無一定。希臘古詩。多有之。亦與三百篇同時。又謂三百篇之後。變爲古樂。其長短變換。動與古合。大約是論古樂府之節奏。惜博繙譯傳述不明。無從索解。嘗疑西人之習華語。不過爲通商傳教。有所爲而爲耳。及來歐洲。方知有終身探討中國古文詩詞。及滿蒙文字。苦心孤詣。至死不變者。且有婦女詳考亞細亞古民種。古文字。古詩詞者。風儀在英。遇垂髫女子。指曰。此人頭顱。是蒙古種。也在巴黎。遇人。謂是老子後裔。適郭大臣在座。甚奇之。其詢古詩古字者。不一而足。而於德國爲尤多。廣音泰嘗遇女人。詢以音韻樂律。瞠目不能對。可見好學之人。不論時地。不限男女。不待提倡。不計致用。而孜孜焉。視之如性命。吁。可嘉也已。

二十七日。借羅博兩員答拜太姆士報主筆道克得愛李爾。左圖右史。萬軸千箱。詞氣溫文。績學士也。通九國文字。尤留心蒙古回疆形勢。謂俄國新報厲禁甚嚴。賴有丹麥芬蘭波蘭羅明尼阿小報。述其亞細亞事。亦不便錄於英法德新報也。檢示回疆詳細地圖七八種。皆俄文回文。指畫形勢。動中竅要。謂俄兵在高加索者十萬。若渡裏海而抵謀甫。才一月程耳。此爲南入阿甫干之門戶。可陰助阿甫干。憑陵印度。俄人非真窺印度。實以聲東擊西之法。挾制英人。欲就汕士德發奴之約。不就柏林之約。可以占地中海口岸也。爲英人計。只有速據阿甫干腹地。令俄人不及應援。則俄人不得占地中海。而俄士柏林之議即可書諾矣。又云。俄人實肯以伊犁還中國。而兵部謂伊犁依山負險。進戰退守。最爲得地。苟欲經營腹地。與英抗衡。則勿還爲便。又云。俄國人衆而貪。其將多庸材。尙用法君拿破侖兵法。大隊進攻。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不若布兵之人人知書。人人習武。可以人自爲守。人自爲戰。近來尤財賈衆怨。新造鈔票。折半行用。明知不能侵掠印度。然嘗指印度以餌軍士。聊爲羈縻計耳。清辯滔滔。不及遍記。大約皆新報不載之語。臨別告曰。各報館採訪之事。常有不便列報者。執筆人俱肯口述。日後當引數友來見。必與中國邊防有益也。

二十八日。文詞會總辦猶太人請觀圖書會。蓋士人集皆爲會。刊圖印書之所。或由會中人撰繪。或以前人原本翻印。其書皆裝褫華麗。大半史傳詩歌。爲贈遺婦女陳設客廳之用。其畫各國山川人物。俱以石板法印套五色。與油畫無異。其日耳曼古史一巨冊。方印竣。姑購之以備摘譯考證。

二十九日。北德意志報主斌台爾請觀其報館。導見主筆者七友。皆績學士也。各坐一室。類聚採訪所得。而選擇之。刪潤之。印報處爲二大屋。右印小件。左印大件。皆裁紙片印之。不似英國之卷軸聯紙。隨印隨裁也。最大之架。並印十紙。四人司之。且有既印正面。復印反面者。殊費工夫。凡印新報八種。惟北德意志者銷售最多。每日不過萬紙而已。造整鉛板之器。甚爲簡易。鑄字機亦精工利用。計值六百馬克。實優於英法所製。談及中國字模。最少須五六千枚。約須六千馬克。銅質鉛鑲。究嫌重笨。廠主將當日。在廠游覽。印成花片。以誌雪泥。稱謝而去。近日新報館友私論曰。華之與俄。從無罅隙。通商於恰克圖。而楚喀查。由琅基均有俄人行棧。喀什噶爾既畔。俄人恐喀查據伊犁。遂乘機先據之。且與中國約。收復喀地。當即讓還。及喀地既復。俄人又思在喀通商。而左帥禁不與通。違者拘其人。沒其貨。俄民在喀者。限半月出境。否則改籍。且欲令讓還伊犁。交出喀查。近聞中國簡放崇大臣。將往俄京專辦此事。諒俄人不能食言。苟俄人恃強敗盟。則中亞細亞非又添一勁敵乎。蓋近年英國極願與中國合力同心。而俄恆陰閒之。因恐中英合謀。則百年以來橫行於中亞細亞者。卽不能復逞耳。今聞俄人私議。無論若何。總應延約不還伊犁。以用兵論之。惟伊犁爲必爭之地。三面距山。形勢險要。山徑深曲。安設小礮。守以數人。卽莫能飛越。俄人得之。南可併喀什噶爾。葉爾羌。北可兼楚喀查。塔爾巴哈臺。是伊犁實爲南北之樞紐。以通商論之。伊犁土脈沃饒。爲中亞細亞之菁華。舍此而外。皆入不敷出矣。地鬆易耕。山深多礦。銅鐵尤多。煤炭最佳。從前華人在此開墾。米穀豐收。有伊犁河東西橫貫。轉輸利便。貿易流通。

地志云。是城築於乾隆二十八年。周不過四十中里。既城三十年。民日蕃庶。又拓新城。有大書院。俄文館。及文武衙署。駐防兵二萬二千。百年來闐闐喧囂。居然都會。及同治年間。回民蠢動。偏地瓦礫。鞠爲茂草。俄人得以經營之。遂視爲久長之計。而今之中國。兵械精良。心志堅定。西征之兵。精練不亞於歐洲。俄人見中國有自強之機。不敢顯背前言。計必虛與委蛇。以陰行其蠶食。然延擱不還。雖中國不遽興兵。而俄必設重兵於伊犁。且不敢逞志於回疆。亦非計之得也。中亞細亞之俄督考夫門。卽前年以兵阻左帥者也。語伊犁人曰。此地既爲俄屬。永無更改。語華人曰。暫管伊犁。實助中國。非爲利也。又謂中國能保永無回番起畔。則可讓中國管轄。苟有邊疆不靖。則是中國不能管轄。勢必貽患鄰國也。俄人必取其地。夫俄人善用陰謀。挑動盜賊。助之軍械。以爲藉端吞併之計。從前謀基發。布哈爾。土耳其俱用此術。今恃爲長技。又欲施諸中國。我恐中國漸悉外洋情形。不能如從前竊取東三省海疆之易易矣。接劉丕孚翊自荷蘭來信云。昨由北略赴英。敏送郭筠帥。黃昏時過荷蘭南境。火車相撞。幾瀕於危。死者二人。傷者數人。向謂輪船有風波之險。火車則更速而無險。豈知撞車出軌。層見疊出。德國鐵道最少。而聞其前月內共有出軌者三十餘次。相撞者十八次。死者十人。傷者百人。豈利大者害亦大耶。

十一月初一日。乘馬車往汶賽鄉。謁房主芬得海德。爲前戶部尙書子也。其宅四面軒敞。林木森秀。前對河口。烟波浩渺。左望柏林。屋宇參差。傍舍栽花。四時不絕。其園中有鋼鐵爲棚。屈曲如廊。而罩以藤藁。

者。主人指曰。此中夏令枝密垂櫻。花深覆幄。納涼佳處也。是宅爲別墅。使寓則正宅也。使寓在柏林西。坳氏耳噶屯園林之南。半村半郭。流水彎環。昔爲河唇洲渚。恩得伯磊門建造此屋。檐檣廊楣。悉仿希臘之式。大門向北。白石爲梯。文石爲壁。旁列布王布妃石像四。向西大廳。雕鏤工麗。高宏爽塏。旁有房廳二。客廳五。皆雕石爲格頂。鏤木爲地板。上層爲房廳二。臥房五。又有皮衣閣。則不合華人之用。下層爲僕房。廚房。西旁小屋三楹。上下三層。車馬房在其下。舍後有園。花木數百株。牡丹芍藥咸備。園中各處水法不同。最高者可五六丈。每年房租一萬五千餘馬克。外加賦稅。其租價廉於舊寓。而屋較多者。因塵市稍遠。且急於求售。不計租價多寡也。今自光緒四年八月始。訂租二年。如有售主。則三月前可通知。三月後讓屋。不必滿二年之限也。其售價房屋四十五萬馬克。器具一萬七千馬克。

初二日。往盧村街六十號之印地圖處。在第四層樓。先用映相法留影於玻璃。可令永不脫落。以黑漆護其四邊。用油墨印之。則玻片卽爲印板。又有銅板鉛板。雕鏤甚工。實非人力所爲。乃先敷強水。而以日光晒成之。襯以木板。可用印書法印之。登樓頂之玻璃房。見試印中國字之地圖。精細明白。與原本無異。係用風琴式映相鏡映於玻片。鏡頭徑不及三寸。而收放可以自如。雖玻片可作印板。而不能修改。且易破裂。須以油墨之印移於石板。乃可任意修改。卽至千百不滌。其刻鋅板。先敷以粉。用針畫紋。以強水蝕之。凡包印華字地圖。每千紙計二百馬克。欲海邊作線紋。加二十馬克。欲套印他色。加一百馬克。取回石板。則每石十五馬克。因令試印一百紙。計付七十馬克。午後。致電信於上海劉觀察。晤電報

局總辦。引觀總局。有男工四百五十人。女工百餘人。聚於大廳。列棹而坐。約二百棹。以達天下各路。每棹通連一路。置一電報器。以一人專司收發。其新式洋琴式之印字電機。男人司之。每日添藍水五六次。其舊式成點畫紙條者。女人司之。每夕十點鐘後。則祇留總路一棹。輪班司之。旁有斜高如鉛字架者。縱橫銅條兩層。各不相接。不知是測電氣之強弱聯斷。抑是避雷之用。博繙譯不甚明了。無從傳述也。德國合盟各邦之電報。皆歸德君管理。惟拜晏。威登布希兩邦自管。亦遵柏林章。羸細皆德國家任之。信局亦然。自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始造伏線。自柏林至考命。至愛巴非爾特。至巴門。至佛郎克佛格。至士他爾布希。凡五路。又自漢倍克以接丹國之海線。本有伏綫二千四百八十七啓羅邁。當今新添六路。又費一千二百餘萬馬克。係以七銅綫合成。裹以苧麻樹膠。埋伏地中。既免暴風壞杆。又免敵兵割線。洵良法也。此外飛線共長四萬八千啓羅邁。當又有台拉芬傳語法。在柏林已設二百七十二局。其音可通五六十中國里。總計去年一歲。所收電報費。一千二百餘萬馬克。合之信局。共餘一千萬馬克。

初三日。保門遊觀機器所。陳印書機甚多。大半爲美國之式。最小者爲手機。值三百馬克。較大者爲腳機。值一千二百馬克。靈敏便捷。遠勝舊式。其總廠在來珀卽克城。

初四日。魚會朝官拜阿來談。象魚莫善於美國。前將鱒魚。鯉魚等蛋三萬五千運到此間試養。頗屬相宜。聞中國養魚捕魚之法。自古有之。如能招致魚戶來此。將魚種及法制流水出水淡水鹹水之宜。何時

生子何時破蛋。一一傳播。再將此間魚種及法制傳播中國。則彼此利益不淺。

初五日。外部總辦秘魯及巴敦使吐鏗來談。良久方散。近聞倫敦新美阿蒞任。美阿猶中國府尹也。英相畢根士飛就宴。宣言曰。前任美阿蒞任時。東方構兵。人心惶悚。子方創議設會。勸和俾天下永享昇平。今已定議。而輿論以爲無益於英。且無益各國。予不得不申明之。夫東方未靖。與印度邊陲最有關係。非謂葛爾之阿富汗可侵軼我也。印度西北。雖天然險阻。皆可設法度越。歷任印度督臣。請英國家議令印度籌費駐兵。以資防守。今須及時興辦。以固印度疆圉。蓋近鄰固宜交好。遠鄰尤宜防禦。勿謂印度必無人覬覦也。一旦東土耳其被人兼并。由波斯建領而東。憑陵印度。是我英國剝膚之實也。故柏林會議本旨。是不准壇取土國寸地。猶恐空言無濟。故駐兵居伯魯島以助之。或謂英據此島。耗費無益。豈知略用英制。未及一年。除償土國利息之外。已有贏餘。不但政教洋溢。可化鄰近之邦。且是島既得地勢。又多土產。爲地中海東偏各島之冠。苟能經營妥善。則印度可藉爲聲援。東土耳其不致弱肉強食。英屬亞細亞得。以日漸富強。永無外患矣。且關係印度。猶爲英國之私利。而控制地中海者。實維歐洲之大局。國會諸君。與予同心。不令一國獨強。方可永保平權。故力求土國之能自主焉。或謂既欲土國自主。何必割裂其地。豈知異教異族。不爲分割。紛爭胡底。今議土京及水道與黑海泊船善地。不准他國蠶食。則土國界限已清。有民二千萬。苟能自強。猶爲善國。惟向來會議不能旦夕遵行。必幾費周折。方始貼然。今爲時未久。試觀俄以應離土京。應還格里卜里爾生羅姆倍奧卜屯及代牛白江之

礮臺曾已照辦否。未可云毫無舉行也。其餘尙可逐一照辦。未聞與議各國有翻異之議。未可云毫無成效也。凡兩國相爭。既有偏勝。必予以利益。方肯罷兵。土國幾不能自主。今酌留疆宇。不遭兼并足矣。未可云毫無裨益也。予爲英相。我英國豈肯坐視寒盟。萬一予力不逮。尙望通國臣民合力助之。其各國新報。謗毀沸騰。則各國有君相治事。非物議所能搖惑。固無足輕重。至英國新聞。自西十月後。議論日多。諒因將易美阿。乘機謠誣耳。及議院既開。而浮議者已各鳥獸散。今爲衆告。柏林國會。實有益於英。有益於各國。當此議定而尙未畫諾。正在緊要之時。總之事有遲早。必底於成。焉有謂英權漸替。恐如古時凡尼司齊奴阿之日漸衰落者。須知我英方興未艾。生齒三千四百萬。既能自主。又能公道。苟能上下一心。常如近數十年之專精。當必日進無疆。蓋國之興衰。在己而不在人耳。語畢。奉觴以壽君主。畢相此說。雖解輿論之惑。而其通籌時局。堅持定見。已昭然若揭。文亦婉轉暢達。

初六日。有報拜者。述及奧國在波希米阿之省城帕哈。考驗新舊兵鎗。試得新式之庫巴乞格。勝於舊式之瓦恩得。因新式速而且準。堅樸易用。可以蘊裝藥子。接連施放也。其臨試時。瓦恩得鎗。每半分時可發七八次。一千八百步已難取準。庫巴乞格鎗。每半分時可發十次。二千二百步尙能中的。故奧國議院。欲令步隊改用新鎗。

初七日。晴。連日拜客餘暇。摘譯記載。參以見聞。撮要如左。柏林都城。在士普里溪上。通愛爾珀河。以達波羅的海。有民百萬。附郭民二十五萬。爲歐洲第四城。兵二萬五千。猶太人一萬六千。西教之法國人六

千。乃羅意十四徒於此城。洋教人五萬。地高於海面九十八尺。舊城僅在士普里河右。卽今王宮迤東一隅。道光十年後。貿易製造漸興。寔爲要城。地皆砂磧。全賴引水栽樹。人力經營。又無山石。造屋以磚。陶埴頗工。勝於剡鏤。古時吸飲溪水。民多疾病。厥後設水公司。置吸水機八所。民始便之。城中街道縱七橫十餘。橫街之溫德爾得令登街。宏麗喧闐。甲於全城。是街東抵大王宮。以旭洛士橋通之。橋列古仙石像八。西抵白侖丁哀格之得勝門。房屋齊整。剡鏤精巧。希臘羅馬各式俱備。綠陰夾道。中爲御道。旁爲馬道。又旁爲馬車道。又旁爲步行道。市肆羅列。士女如雲。實歐洲所僅見。新舊王宮。新舊博物院。儲君宮。軍器院。太學試院。書樓。書院。大戲園。水族院。蠟像院。咸在焉。得勝門。礮石爲門五道。建於乾隆五十四年。計費金錢七萬五千。上有神女御四馬鐵車。嘉慶十一年。法王拿破崙奪去。越八年取回。其南半里有來伯吸士街。房屋工整。市肆繁盛。稍遜於溫德爾得令登。其縱街則以福爾得利街爲最長。直貫城中。一千一百四十丈。有鐵道。馬車。而房屋塵市則稍遜。其東平行數街。如沙路屯馬鳴芬則較短。惟其西之維耳令街。自得勝門內折南斜東。工整宏敞。爲縱街之最。親王之府。相府。大衙署。咸在。出得勝門。迤西爲氏爾鳴屯之園。綠樹萬章。幽徑四出。溪沼潏洄。車馬絡繹。廣八百餘丈。禮拜日。游人尤衆。彼都人士方諸文王之園。蓋古爲禁中獸院。而近年與民同之者也。園中有西吸士少歐勒得勝塔。下方上圓。頂立金神。乃勝法後所建也。德爲文學薈萃之區。格致詞章。自古著名。其各書院。教習。多老。師。宿儒。是以各國訪道之士。咸來印證。其游觀之地。則有博古院。博物院。油畫院。冶金院。營造學藝工。

院、拳勇學、水族院。其太學中有生物院、礦學院、礦質院、肢體院、大醫學院。又有植物院。亦屬太學。而不
在柏林。又有議政院、工學院、聾啞院、商議院、鑄錢局、鈔票局、官銀號、電報局。及奧伯來路耶耳維克多
利福里得利等大戲園。德君嘗徵行觀劇焉。城廂火車棧九所。德語謂之本好甫。在北者曰漢奴。乏曰
罕倍克。曰士旦丁。在東南者曰奧士。曰佛郎福格。曰居里式。在西南者。恩好士狄。次曰普士丹麥。曰得
來士屯。皆以所通之地命名焉。德之民俗。喜禮貌。惜妄費。尙顯榮。耽烟酒。凡識面者。每遇必舉冠。英人
謂德人之冠。無五分時安穩。武官則舉右手於髮爲禮。雖提督見兵丁亦答禮。名片之官銜。衣襟之寶
星。皆以多爲貴。官銜有多至四五行。寶星有多至四五十枚者。女人見親長尊客。必屈雙膝。昔無握手
禮。近十餘年始行之。卑者不與尊者握手。尊者出手則握之。緊握重頓者。以示親暱。最親之友可接吻。
鬚髮皓白者亦然。遇稔友之妻。可以吻接其手。每筵罷。又各握手。禮文甚周也。凡男女稱謂。須帶官階。
英人稱式爾。已爲尊敬。而德人稱邁音罕爾。未爲尊敬。稱婦人曰馬代姆。女曰馬代馬賽。亦未爲尊敬。
必查其職守稱之。方不爲簡慢。如稱男人必稱宜職。稱女人之有爵者曰某爵夫人。有官者曰某官夫
人。及學士夫人。教習夫人之類。或自尙書夫人以下。乃匹希弗老爾。其女則概稱福來林。凡男人大半
加一芬字。則世爵相連之字。猶法國之特也。德之世爵。嫡派支派。世及罔替。男女無異。故幾無人非爵。
卽無人不芬矣。又有商人自稱好夫爾。拉脫者。每年須納稅一百馬克左右。其餘職銜。皆國家論功賞
錫。不准自稱。惟他人稱之者。或可過尊也。德國煙酒之嗜。甚於他國。市廛亦煙酒居半。自將相以至傭

工每啣二尺長之大煙袋。斗大於杯。每筵罷。入旁室飲加非。盡人吸煙。雲霞滿室。雖婦女未散不顧也。昔有將軍送王女出嫁於英。舞會未終。將軍出煙呵吸。捕役逐之。主人不能緩頰也。德國崇尚學問。各書院學生甚衆。其遨遊街市者。銜煙呼酒。衣冠與齊民等。不似英之方巾深衣。易於辨別也。柏林附郭多園林。每日下午。士女游行。扇影花香。往來雜沓。常有聽樂飲酒之所。王宮西邊之加非庖。則終年沽酒。晨夕無閒。禮拜日午後。游人尤衆。貴賤雜處。耦俱無猜。每有工匠。蓬首垢面。挾其妻女。濃裝華服。嫻嫻其來。坐飲村沽。圍坐七八人。中設皮酒一大甌。男女合飲之。惟從未見有丁役工。匹酒醉滋鬧者。此其謹身節用。較勝於英。法。班。葡諸國也。富貴之家。恆上午用茶點一次。午後大餐一次。董腥二三味。皮酒一杯。日入後。又茶點一次。冷餚一二味。足了一日。而牛羊鷄鵝。恆隔數宿。不似法之日餐四次。英之大塊樹切。糜費甚多也。街市飯館甚夥。每人每餐六馬克者。已可宴客。其傭工匠作。有每日僅費一馬克者。其民俗勤儉。實冠於歐洲焉。

十一日。連日氣候潮溼。胃火內燃。煩熱不寐。日閒乘車拜客。閒有入門小坐者。客之來拜者亦然。大率多寒暄泛語。有詢及中國商務稅務者。必答以賦稅本輕。幅員甚廣。徵稅抽厘。乃按約辦理。並無越收之事。中國內地。未與洋人交往。莫不少見多怪。故不准內地通商者。實係保護洋商。又中國貨物出入。不過此數。馬頭雖多。亦屬無益。故不准添開馬頭者。實恐虧折洋商。語繁不及備錄。聞者每多領會。彼中通例。凡二等公使蒞任。函請外部訂見。既見後。乃請頭等公使訂見。畢見後。乃徧拜二三等使及其夫。

人充署使者亦然。既見頭等使，乃到頭等使夫人。二三等使及其夫人處投刺。既徧，乃到參贊隨員寓投刺。俟其報拜投刺，則再往請見。徧拜出使人員之後，可拜所駐國之各部尙書、司員及總教習、提督、總統。亦初次投刺。俟答刺後，乃往請見。惟親王將相，則非署使應拜。此外爵紳及文武員弁書院教習告假官員，則俟其先施而後答拜。欲坐談，則延入之。凡拜客，可說明是投刺，是請見。既投刺者，第二次必應請見。不當再投刺也。不願見者，男可云將出門，將用膳，女可云未穿衣，未梳洗，不爲慢客也。凡必欲見而不在家者，不留刺。次日再往。如有公事面談，則必先日函訂。凡拜婦女，而僕人辭曰：「主家某時在家，或某日在家，則屆期應往。」如專拜婦女，其夫不必陪坐。如拜客兼拜其婦女，則或男人接見，或男女同陪，或並令子女出見，各隨其便焉。

十二日晴。午刻，德君傷愈回都。先是歐洲有莎舍爾德瑪噶里會，譯言平會。欲天下一切平等，無貴賤貧富之分。其愚者遂以爲夷滅君相，則窮黎皆得飽暖。故屢刺德君。惟夏間溫得爾令登之車中一次，右臂受鎗子數枚，被創最重，洩血甚多。旋往波希米阿之退伯力止養，而令儲君監國。今始就痊。是日柏林街市徧懸旗綵，聯以松柏枝。自火車站至王宮，綵坊絡繹，幾無空隙。來伯吸士街之西端，立一方塔，上綴燈球，四圍密布松柏旗旛，得勝門內外燈綵尤多。家家懸掛國旗，燃燭窗中，各鋪皆奉德君石像，戴以綠紙花環。及德君入都，盛陳兵衛，夾道歡呼。官民商賈亦逐隊走迎。每隊數百人，高冠新衣，鼓樂前導。街市填塞，舉國若狂。較之迎神賽會，殆又過之。耆老奉表詣宮稱賀。德君親出降階，宣辭答謝。

其略曰。今日都城士庶。因予創愈生還。舉欣欣然有喜色。張燈結綵。情意慇懃。君民相得之懽。於此可見。予甚慰之。惟望廣布閭閻。以表予感謝之忱。觀此歡欣鼓舞。雖云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已見舉國同心。毫無怨望。予侍邀天佑。遇險終夷。清夜捫心。何修得此。此後天年有限。能否與爾臣民共享昇平。亦惟天所命。特橫逆之來。則意計所不料耳。國家刑律。自應從議寬減。先自布國爲始。而令德國各邦一律遵循。以示體恤。凡爾臣民。應不至再有怨懟矣。惟異端之黨。不願有君。羣相爲亂。今欲其激發天良。共知悔悟。應如父老賀表所云。以教誨子弟爲第一要事。務使通國幼稚。咸得就學。講讓行仁。尊君親上之道。童而習之。自不至離經背道。復萌叛亂之心。獨奈柏林輦轂之下。而行刺亂黨時時竊發。無乃子弟之率不謹者。父兄之教不先歟。父老賀表禱頌之詞。未免過譽。予甚慚焉。今特親爲答謝。願爾臣民咸諒予心。誥畢。耆老舉帽三呼而散。是晚柏林闔城張燈。每窗門四五燭不等。各衙署前。以鐵管彎曲作德君冕鷹像及各種花式。然以煤氣。各使署則畫懸各國本旗。夜則窗內明燈。恍如不夜之城。夜過半始熄。

十三日。謁兵部噶美格。晤談良久。又謁學士芍克。年已七十六矣。著作等身。兼精東方學問。見其二十年。前用德文所撰中國文法。中國古語考等書。久有印本。又通清語。蒙古語。手爲編纂者數十冊。出三合便覽及清文彙見示。多旁行小註。手訂歧誤。今雖衰邁。而方將契丹國志譯作德文。已脫稿二卷。且云擬譯遼金元三史。真不知老至矣。舊贈以瀛寰志略。開卷數行。卽能摘出誤處。其夫人亦七旬矣。謙恭

溫雅有儒風。薄暮。斯邦道營官德羅他來。言肄業四弁。習至明年西九月。則一哨之事可畢。德君整頓步軍三十餘年。其規制之善。紀律之嚴。全在一哨工夫。爲營爲軍。無非以一哨并合而已。四弁既曉一哨工夫。若中國欲令再習礮隊一年。尤足增長識見。惟須由公使向德國商借年輕未娶之營官一員。俾與四弁同先令往中國。四弁分教。挑選教習。由四人而十六人。漸得一哨一營。由德營官教以調度。分合變化應敵之法。并令通德語者與譯陸營陣法。及隨敵機宜。則可得一營勁旅。亦可得一軍勁旅。否則四弁回華。但充教練。終屬無濟。蓋此間營哨官。必在武備學堂讀書十餘年。考選五六次。而又加以歷練者也。此言頗爲中肯。

十四日。英使函知。明日往王宮稱賀。

十五日。一點鐘。穿公服。往溫德爾令登王宮。車至宮門。待衛迎入。登樓。禮官引至一廳。爲公使聚立處。未幾。一、二、三等使及署使咸集。共二十六人。唯帶陳季同偕往。相識之各公使。咸來問訊。一點一刻。法使托禮官臨時呈明中國署使初見。且告以姓氏。及排班。英使立東南隅。以次迤西。立西南隅。陳季同立於後右。禮官六人立中間。旋以杖叩地者三。東邊門啓。德君及后出。衆鞠躬。亦鞠躬答之。德君穿兵官服。右臂絡於胸前。左手持羽冠。德后穿紫呢袍。徧絡黑緋。德君宣言曰。重見諸君。實邀天幸。今蒙惠顧。感謝良深。衆又鞠躬。遂挨次自英使起。各立談數語。德后亦然。德君與一等使或握手。或否。凡德君后至前。先鞠躬。就前半步。談畢。又鞠躬。退入班。將至前。禮官白曰。中國署使某帶同武隨員某初

次入見德君鞠躬。亦鞠躬。且云中國留人在此交好。欣慰之至。云奉大皇帝命致賀。並問好。德君答曰。蒙大皇帝垂念。銘感無既。今傷已愈。惟右臂未妥。頗爲致謝。又云。前劉大臣在此。曾見兩次。一遞國書。一爲歲會。渠起程時。未及面託。代請大皇帝安。深爲抱歉。又詢陳季同曰。在歐洲幾年。答二年。德后稱中國衣冠大方。甚壯觀瞻。並詢云。聞已到過此地。想水土相宜。所住房屋頗軒敞。半村半郭。予甚愛之。曾到數次。又云。煩請兩宮皇太后及大皇帝安。云亦云。奉命問好。德后鞠躬稱謝。又與陳季同談數語。謂其法語甚熟。君與后又向衆鞠躬而入。英使向云。今日機會甚好。只此便算面君矣。日前內人抱恙。未及迎候。抱歉良深。各略談半晌而散。是日公使皆公服。唯瑞士、美利堅爲民政之國。無公服。禮官皆金飾斜楞衣緣。胸前寶星纍纍。手持短杖。又有朝太太亦華服而隨。德后各宮門有侍衛兩人。持戟或刀或椎。屹立兩旁。亦金彩陸離。皆公服也。下午。法隨員得賽美桑來辭行暫返。謂去年隨操墮馬傷足。德后隨情人來問。並以醫來。其出使人員。體恤周至如此。日本參贊三宮來言。東邊學問。宜於承平之日。今羣雄林立。極宜早務富強。庶幾有濟。尤望中國、日本永保權利。常相和睦。薄暮。爾里次叨芬來談。其人精輿地學。礦學會。遊歷中國各省。著書數鉅冊。今舉地圖會總辦。雄偉頰長。氣宇軒昂。指陳國中輿地甚悉。且謂與巴公使交好。巴公使擬略血少愈。將往法意南境調養。卽回華任也。

十六日。巴合馬亞贈歡昔格拉飛字典。譯言數碼傳字法也。計德、英、法三國文各一本。欲合中國以成四國字典。每字各標數碼。如某數是某解。則各國皆同。其用意甚精。惟各國文法不同。與中國尤異。決不

能一律明曉。隨與陳、羅兩員略譯數葉。知其以德文小字典爲主。選擇不精。搜羅未廣也。三點謁日本使。踐昨約也。署屋甚精。陳設亦雅。談及日本向派學生來習。最久者已八年。今有一人在營務處辦事。更有在陸軍考取充官者數人。且云少讀詩書。未知西國有學問也。及長見地球全圖。而心胸頓擴。吾兄素精輿地。自應早知西人學問。今願我東方國勉圖自強。永遠交好。并云劉大臣起程時。曾作七絕句一首送之。談次以小杯啜綠茶相款。極似潮州人飲法。而葉則尤佳。

十七日午後。克鹿卜之友美阿及派利來談。知克鹿卜新製畢福脫礮船。爲鐵殼之快船。船面置大礮一尊。無輪架而有樞柱。尋常時入水不深。若以攻礮臺。則令水入隔堵。卽船身露水不多。可避敵礮。其礮不用時。可藏伏艙下。又可周轉開放。數秒時卽已旋轉一周。不必挪動其船也。且船小舵靈。運掉甚便。近年大鐵甲船佔地甚寬。易於受擊。以此船與鐵甲船較。則大小貴賤捷鈍。無不懸殊。以此論勝負。猶以一與百相博也。設造此船數艘。隨大鐵甲爲一軍。則可以大鐵甲爲營。以此船迎敵。則行駛輕捷。礮彈魚雷。俱不必慮也。今擬造者。長一百尺。寬十八尺。入水七尺。汽機四百五十馬力。每點鐘行二十海里。上用十五生德邁脫長礮一尊。其鋼彈可穿五百邁脫遠。九寸厚之鐵甲。其船只用五十人。今克鹿卜議造此船。已領德國之保憑矣。又云。克鹿卜現製一寸徑及一寸半徑之礮。與格得令礮略同。可擊敵人之水雷船。俱有圖說。可譯出送呈中國。下午芬班生來拜。曾充出使中國之隨員。創立和約。回國後。充外部總辦。其父曾爲駐英之德使。兄弟三人。俱娶英女。前譯駐德之英使瓦德日記。知與其父

友善。班生亦魚會紳士。謂天生食物以養人生。最爲要務。從前修談空理以爲學問者。直玩物喪志耳。十七日午後。赴弗利德里噶爾公爵夫人之善會。卽大家婦女羅列什物。招人擇購。以資濟人者。西名法爾恩。是日係捐養陣亡弁兵之妻子。設會於刑部署。入門。公爵噶爾夫人謝苞前日之捐助。婦女五六人咸鞠躬相迎。陳物四屋。標明價值。所貴無幾。亦不強勸。約購七十馬克。又赴帕士代洛齊太太之善會。乃儲君妃維克多理亞岡伯恆司爲會首。欲捐費以瞻書院教習之孤寡也。設會於好代耳羅馬之大廳。宦家閨女四十餘人。列物不多。相勸甚殷。計費百馬克。按歐洲養老恤孤各善堂經費偶絀。或他國有水旱偏災。則王公將相之命婦閨秀相約成會。或歌舞。或演戲。函招紳商觀聽。或出親製之針黹。石刻。油畫。或捐己之首飾玩存。或設花果酒肴。或集衣飾什物。函招相識者來會。抬價勸購。或會集教堂。跪求布施。但以招徠之廣。勸募之多者爲榮。卽笑語談諧。勉效市井。亦不惜也。國后王妃亦樂會首。以爲之提倡。殆有捨身救世之遺風焉。

二十一日。聞薩孫之脫來司登有更士納止廠。製造機器。工精而價賤。曾試驗數具。實勝於他廠。連日夜雪。晝晴。而氣候溫和。不甚寒沍。

二十二日。晨起積雪皚然。園中玉樹交柯。幽鳥飛鳴。輕風迴舞。而天氣清明。直似一片碧琉璃。萬樹白珊瑚矣。午後。巴提督來談。其弟巴公使咯血未愈。醫者禁勿出門。特遣道謝。並云。凡有所詢。當卽詳告。薄暮。出門散步。冰牀甚多。兩馬曳走。捷於車。又有馬車三四輛。因路滑馬蹶而覆。始知冰牀。馬車各適於

用。大禹所以陸乘車泥乘輜也。

二十三日。學士苟克來筆談。云昨得郭大臣使西紀程。閱之既徧。紀載確實。世無虛語。且謂中國文字可學。目謀與心謀。而不能與耳謀與舌謀。

二十六日。接崇宮保電報。云西十七日抵馬賽。西二十八日可抵柏林。同日又接崇宮保上海所發函牘。商調博郎慶常赴俄差遣。

二十七日。偕博郎往觀改伏爾拜乏倫阿歌台登好賽。譯言工藝會市。凡匠工新奇之手藝。及私家製造。非居肆所成者。咸列其內。而令匠家婦女發售之。入觀者。人納半馬克。爲樓二層。羅列磁木銅鐵金銀諸器。各擅其妙。測繪儀器亦多精緻。刻鏤器具各式具備。有黃色陶器。堅緻如石。所鏤花紋。非人工所及。詢知是先印石法。後用強水蝕法。係專門秘授。不知其詳也。其磁器所留映相。用作桌面匣蓋。亦頗雅觀。各種織花之地毯桌罩。係仿土耳其印度波斯花式。五采陸離。多目所未見。酌購花布一二件。價亦不貴。

二十八日。下議院紳靈伏訂觀其製造廠。是廠造各種機器。現代俄國趕造手鎗。曾於八月初七日。與密臘往觀一次。今與博郎往。見其廠屋如曲尺形。爲樓七層。廠主引登昇閣。自上而下。次第觀看。以見其位置之妥善。一層爲砂輪所。木作所。砂輪徑尺餘。並列三四十架。旋轉甚速。用以磨光機件。木工所造木箱木架。各有成模。千百如一。所以裝儲俄國所購手鎗者。第二層爲合攏所。查驗所。右室爲煇色。

所作倚壁之長磚爐。堆儲碎木炭。厚約三四寸。着火十之二三。以既磨光之鎗管機件。接以四尺之鐵竿。埋諸炭中。數分時取出。以細麻絲擦之。成青紫色。如燕尾。此等工作。須熟悉火候。方能千萬一色。其查驗所。中隔鐵楞門。門外爲本廠自查。門內有俄官查收。凡手鎗各件。各以鋼板成模。逐一驗試。廠主謂俄員查驗極嚴。凡參差萬分之五者。必剔換之。然本廠正欲其嚴。庶工匠均肯留心。不壞本廠聲名。第三層向東各房。俱造手鎗管。其造來福綫器甚精。前有密齒輪。每一來往。略過數齒。中段有輪。將刀口微微吐出。俟深至恰好。則前輪機脫而鐘鳴。故絕無淺深之差。其向北屋。則造機殼機簧。一切皆用鏊輪爲之。千萬件不爽毫髮。第四層造手鎗之小機關。俄國所購手鎗六萬杆。係用正面拆開六殼自脫之新樣。計合六十五小件而成。一鎗工作。極爲精細。其價每杆五十馬克。二百邁當可以命中。第五層爲修造本廠機器之所。向東屋係各家定購之造火藥餅。造鎗子各種機器。其手鎗之藕心杆。係購英國色非爾得廠鋼柱。以機鋸斷之。先鑽中孔。又以不同心法鑽旁六孔。其他鋼件。亦色非爾得鋼也。第六層卽平地一層。左排爲剗削大件。右屋置康邦汽機。旁舍有新製四游鑽排鑽等機。或有人定購。或向無售主。皆造鎗機器也。第七層亦地下一層。爲捶鐵剪鐵重大之器。是廠造器之精。則因全用鏊輪之法。以精鋼視欲鏊之形。犁作密楞。有彎曲者。則合以數段淬之。以火鋒利無比。用以磨錯。良於剗削。其造手鎗之機。共五千餘架。計造十八月而方備。廠主規畫圖稿。頗多心得。工匠練習。二年方始熟悉。甚矣創製之非易也。入客廳小憩。廠主云。此鎗機件纖巧。不可受些子塵沙。俄人欲用諸漠北。恐不

相宜本廠曾製一種蓮蓬鎗。旁面開閣。較爲堅樸。價四十二馬克。取鎗觀之信然。是廠有匠一千七百人。每日成鎗一百二十杆。是晚與英公使同在維克多利亞戲園觀劇。爲第一日。開演新戲。林木雲彩無不逼真。變換靈敏。匪夷所思。係演公主在離宮夢與王孫訂婚。醒後不知王孫所在。婢告曰。園外破寺有解夢婦。盍詢之。而婦實梟神所託。王因燬其寺。方銜之。許公主以明年當送綫軸入宮。綫成可遇王孫。明日鄰國太子方率女樂來聘。公主未許。而梟神適至。女主及朝官皆暴卒。旋有福神護之。謂百年臥醒。可夫婦相會。極似牡丹亭事蹟。

二十九日午後。送美國公使美耶台勒之殯。停棺室中。覆以黑呢。維以花園。棺形上下均斂。如兩斗相合。會送者男婦五百餘人。各國公使隨員咸在。美公使夫人衣黑掩泣。陪女賓同坐。美國公法師湯謨孫誦誄曰。美公使台勒君。去年創詩伯果次之會。會謂繼起何人。良深感喟。今而知繼起者卽台勒君也。自古詩人。幼皆貧賤。勵志不衰。台勒君幼牧羊。長充印書苦工。節膳資以遊日耳曼。攻書訪友。精於化學。地學。史學。所撰游歷記已行世。而卒以詩名。箋註果次詩集。尤膾炙人口。游歷中國。日本。俱有紀載。美國因其久與德國都人士游。遂派充公使。蒞任以來。交涉事件。秩然有序。德美兩國交誼日深。其人謹厚和平。善誘後進。是功德言三者皆不朽。雖謂勒台君未死可也。今日同使諸公。及親友會送。惟祝萬邦協和。永無戰爭。則天下蒼生之福。亦台勒君之素願也。誦畢。發引。客亦散。按果次爲德國學士巨擘。生於乾隆十四年。十五歲入來伯吸士書院。未能卒業。往士他拉白希習律。兼習化學。骨格學。越三

年考充律師。著完舍書。二十三歲。薩孫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編纂。昔勒詩以爲傳奇。又自撰詩詞。並傳於世。二十七歲。游羅馬昔西里。而學益粹。乾隆五十七年。與於湘濱之戰。旋相外末公。功業頗著。俄王贈以愛力山得寶星。法王贈以大十字寶星。卒於道光二十年。是晚接崇宮保電報云。初四日可到柏林。擬住二日。計上人十五。下人二十。前二日先有電報。囑函託外部。照會稅關免稅。今接外部覆函云。已轉飭稅關。俟崇大臣到時。可請貴署使同來一會。是月賓朋聚談。必及英人征阿富汗事。新報亦常及人。初本年六月二十三日。俄人派提督士叨吐甫於阿富汗。佯爲修好。實欲間英。英人亦遣使桑卜隆往。而阿王西爾阿力拒不納。印度之英督洛令登遺書詰之。不報。遂興兵分兩路征之。一由印度西北境入阿富汗爲東路。此路又分南北兩支。北爲提督步郎一軍。由印度之白瑣阿進兵。向西取阿西摩西脫搭噶及直拉拉巴脫。南爲提督瓦巴次一軍。由多耳進兵。向西北取科命拜瓦及蘇答果屯山路。將以夾攻阿富汗都考步耳也。其南路提督士梯爾德。輔以畢多爾甫。合爲一軍。由俾路支國之貴搭進兵。將入據肯答哈。再分兩支。一向東北果士尼。以接應東路。一向西北海哈脫。以扼制俄援。而英督駐印度之拉和。以調度之。規畫已定。其北支步郎一軍。遂於十月二十七日俱中分爲三隊。以一隊攻阿里摩西礮臺。而以二隊潛繞其後。攀緣登山。直逼礮臺。阿兵潰。生擒者衆。獲礮二十一。英兵死傷者四十人。礮臺距邊界三十中里。築於巉巖。以扼開發帕司山路。路寬四丈。至二十餘丈。兩崖高一百五十丈。阿有重兵駐之。爲邊疆第一險要。迤西百里。匡路寬仄不等。至直拉拉巴脫而展爲平地。英人

既得礮臺。已有建瓴深入之勢。開發巴司多士番劫掠。幸隨征之印度步兵。熟其路徑。防禦甚周。十一日。兵抵搭噶。阿兵自潰。土番與阿不洽。咸導英兵。且饋以餉。二十四日。進逼直拉拉巴脫。印度兵畏寒多病。幸有土番應之。阿兵於先三日潰散。英人遂踞之。探得直拉拉巴脫。迤西數十里。沿江草地甚肥。可以屯兵度歲。其南支瓦巴次一軍。於初四日由多耳取科命山。客奪其礮臺。亦要害也。此間山高地寒。英兵十人九病。常加意撫循。以作銳氣。卒以步隊二。山礮隊一。象礮隊一。破阿兵六千。初六日。探得前路阿兵。修拜瓦礮臺。作久拒計。遂令全軍。裹六日糧。趨攻之。拜瓦山勢峭削。上有礮臺。險峻難破。英兵奮勇鏖戰。至十六日。受困絕糧。竭力攀攻。無不以一當百。稍得輜重。十二月初一日。始破其礮臺。殺傷甚多。英兵死者八十人。初十日。進抵蘇荅果屯山路。亦險固難攻。至二十三日。阿兵遁走。始克之。此間寒沍尤甚。乃以一半守科命。一半回拜瓦。仍分兵守多耳後路。各就密林避寒。其南路士梯爾德。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攻科耶克嶺路克之。畢多爾甫之兵。分攻畢興。將前至科耶克取齊。以合攻西北之肯荅哈。肯荅哈爲南境省會。阿兵深溝固壘。盡力保守。有步隊三營。而無礮隊。英軍有阿蒙士唐四十磅子礮。及八寸徑田雞礮各九尊。是役也。阿有內亂。兵皆自潰。惟拜瓦則拒戰多日。英人謂非貪一地。只以保印度疆圉。然既興師深入。究必割據其地。意者東踞直拉拉巴脫。及科命。南踞肯荅哈。方以爲防備阿人。而阿幾不可爲國矣。阿國有民五百萬。馬隊四萬五千。步隊二萬五千。而戰具不精。衆心不附。遂至一蹶難支。阿王於十一月十七日。釋其子亞古柏於囚。二十日。北遜俄人。雖於是月召回使。

臣而仍令布哈爾王派人駐阿。俄提督阿伯亥摩甫移兵於阿摩大雅江。提督拉麻金亦由高喀索東渡。其結阿拒英。固已顯然。而英人決不聽俄人干涉阿國。恐兩雄之爭不在土而在阿矣。蓋爭土則各國必來排解。爭阿則各國視同秦越也。英屬印度卜哈烏巴等邦。咸以兵助。百折不回。英人實賴之。俾路支。本以英之勝負爲向背。欲規復蘇阿瓦克省故地。願以三子全入英營。且甘爲之借道。殆未鑒虞號之前車歟。

十二月初一日。日本參贊引美國公法師湯謨孫來談。頗長莊重。長於言論。曾在美國紐哈芬習公法。其師卽撰公法便覽之吳爾靈也。湯謨孫現任柏林。常往美公使署。去年在佛郎克福格公法會中。曾與馬建忠論西國與中國所定和約。未能合忠恕之道。今其所著書。論索賠兵費。應視興兵是否合理。否則弱肉強食。伊於胡底。洋洋萬言。可遏窮兵黷武之心。藹然仁者之言也。其他辯論。多有印本。是日接學生何心川自南阿非利加之美拉得島來函。云英提督姍笑之曰。今中國將助英拒俄。我輩可安枕矣。陳季同自噶西努會館回。亦遇某國參贊云。我歐洲各國。莫非姻好。亦莫非世仇。不知中國如何助之。詢知係香港新聞訛傳。中國有與英同好同仇之語也。季同力辯新聞之誤。而新聞之喜造謠言。概可見矣。

初二日。歐洲之有童藝院。創於瑞典。繼於丹麥。去年德國亦效之。每年開設兩次。先令地方確查無業子弟。挑選其稍聰慧者。延師教之。今柏林有學生二十人。習花鋸。雕刻。釘書等藝之淺近易學者。限六禮。

拜內學成。經學部尙書考驗。請賞四百馬克。以獎其師。今方創始。已由紳富捐得三千六百馬克。置器等費六百餘馬克。再議籌款擴充。以廣小民生計。

初三日爲西歷十二月二十五日。克力斯馬士。相傳爲耶穌生辰。凡洋教西教之國。咸以爲大節。上午男女齊集教堂。聆經聽講。典至重也。德雖不甚崇教。亦以是日爲令節。先三日。糖果玩物。雜陳市肆。街口徧搭木棚。發售各種食物。耍具。先一夕。以食用之物饋送親友。獎賞婢僕。並分贈綵繪名片。綴以吉語。嚮晚。每家供一柏樹。密懸五綵燭枝。玩具果品。邀集親友。男女長幼。團坐一棹。嘉肴旨酒。棗糕糖果。無不畢陳。宴罷。作猜枚藏鈎一切嬉戲。盡歡而散。雖貧賤之家。亦供盈尺圍。飲苦酒。前後三日。官師放假。傭雇停工。工商百藝咸各休息。

初四日。令博郎爲崇宮保租定客寓。命僕人先往布置。晚七點。到開式好甫大客寓等候。一面令隨員全到車棧。備車恭迎。八點半。宮保到寓。命開廳門。觀者如堵。卷東向跪請聖安。宮保立定。答曰。皇太后皇。上安。談坐半晌。又謁參贊隨員。命慶常在宮保寓照料一切。聽候帶往俄京。

初五日。十點。崇宮保來答拜。二點。赴宮保寓。陪往外部。既見畢魯。卷謝其前日飭稅關免驗。且云。崇大臣。因忽忽過此。不能面謁德君。煩爲致意。宮保亦云。近日德君傷愈復政。煩爲致賀。畢云。當爲一一致意。德君必甚喜悅。因中國有欽差過此。甚有益於各國交涉也。宮保曰。現有李某在此。多承照應。畢曰。分所應爲。且李某在此。極爲相宜。又談數語而別。五點。宮保與參贊邵小村。蔣丹如。德明。慶常來晚飯。談。

及石板印地圖。告以印五百分者約需四萬金。宮保極以爲應辦。八點始散。

初六日。訂隨員繙譯午飯。僅到俄人夏千。隨員慶禧。純錫。繙譯俄文桂榮。塔克什納。法文福連而已。七點。赴宮保寓叩送十點。送至車棧。是日柏林新聞譯傳中國署使跪迎頭等公使云云。亦聽之而已。

初七日。晚雨。聞德國在百慕門相近之維式廠。定造鐵甲礮船。名曰喀米里阿。係單輪淺水船。水積一千一百噸。甲厚二十生特。圓臺內置鋼礮一尊。口徑三十生特半。礮彈重三百五十啓羅閣。冷用藥七十。五啓羅閣。冷汽機七百馬力。入水十尺。速率每點鐘十海里。下河時。人皆頌海部之功。因前次鋼片督取貨於英。此次由德國氏丙煤礦所產。不必仰息於人也。又定造此式船二號。明年可成。精於水師者。咸謂吃水既淺。鐵甲又堅。最爲合用。擬明春赴廠詳考之。

初八日。聞歐洲關稅重輕。恆以戶口較量之。德國近來勻計。每年收稅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九萬馬克。合每人輸二馬克十之六。奧國收四千六百四十七萬馬克。合每人輸一馬克三。法國收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九萬馬克。合每人輸四馬克八。俄國收一萬九千二十七萬馬克。合每人輸二馬克六。英國收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二萬馬克。合每人輸十二馬克六。意大利收八千一百六十四萬馬克。合每人輸三馬克。美國收六萬二千九百萬馬克。合每人輸十六馬克三。是英美爲重。而奧爲輕矣。

初九日。爲西歷元旦。上午晴。申酉小雨。夜晴。書樓總辦波士們來談中國史事。午後。往王宮掛號。並循例到各部署公使處投刺。不必請見也。

初十日。仍投刺賀年。德國查屢次謀弑之平會。西語沙舍爾德瑪噶里。各國皆有之。瑞士爲民政國。故混迹尤多。在俄者曰尼赫力士。在法者曰廓密尼士。今各國禁逐。令民間不得自備軍火鎗械。如備獵槍。亦應報領憑照。又聞柏林有平會五萬八千人。且有充議員者。德君不能禁也。晚大雪。

十二日。海爲島署使達們來談。述及幼時在美國讀書。曾與容閱交好。且云海爲島在太平洋中心。近年華人甚多。勤苦工作。食少力強。居民亦不陵虐。氣候長春。不寒不暑。

十三日。午後。微霰霏霏。冷風襲人。乘馬車入氏爾噶屯林中。士女甚衆。河凍未堅。尙無冰嬉。下午。外部總辦古施婁來談。及中國釐金。應俟各國會商。非德國所能自主。且須北京定議。非此間所可懸擬。也謂進口洋貨。德居三十分之一。而中國實欲與德國實心交好。諒不肯以倡言免厘爲人分謗。今雖巴使欲各國會商。而既由貴國發難。仍須貴國主持。勿損中國餉源爲是。古謂釐金既爲養兵衛國。自不便免。奈徵無定額。且多方索阻。各國咸謂病商。故欲會議去之耳。答極感貴國深明釐金難免。但欲定徵收之額。絕阻索之弊而已。則莫如照章概完子稅。嚴定越索之罪。或再加半稅。永不重徵。似合貴國之意矣。古謂會議時請以此爲立說根基。貴署使既知敝國本意。敝國總肯幫助。但各國皆願中國先有保商實據。俾無疑慮。然後徵收。輕重自易定議。其鴉片尤可加稅。巴使亦願助之。也。申明苟欲免釐。必定子稅。未可先願免釐之據。後定子稅之數。還是一面加稅。一面免釐。合并爲妥。古謂近聞各公使稍有端倪。總以內地苟免釐金。自當一次完納。大約與子稅大同小異。也謂一次完納。本有子稅向章。

何必再議。古謂聞各公使會議時。必有妥當辦法。應將今日面談。轉稟畢尙書。總可諄屬巴使。視力相助也。

十四日。聞英之蘇格蘭雪深數尺。路爲之梗。火車不能來往。有雙鐵道者。勉強只行單道。汽車停處。積雪沒車。高於烟通二尺。時有飛禽怙怙下墜。回憶偕郭筠帥遊歷蘇格蘭北境。猶和煦如春。不圖轉瞬三月。而一寒至此也。

十五日。傳蘭雅。劉孚翊連日趕譯公法論。無可消遣處。偶談及柏林有法國戲館。言語最清。情景逼真。因邀往一觀。蓋德君亦常往觀也。

十七日晚五點。偕陳季同往噶西努會館用膳。肴甚精潔。價亦不貴。在第二層樓。縱橫五六間。爲閱報打球。用膳。議事諸廳。僕人數輩。皆絨褲金鈕。執事甚恪。是夕同膳者。提督及營官十餘人。出使者十餘人。溯前年到柏林時。卽聞有出使及本國官員之會館。曰噶西努。爲會講學業訪問時事之地。今令陳季同入其會。會館爲德君主政。而舉總管。副管。及提調六員。幫辦六員。以專理之。每西二月下旬。總會一次。以議應改革程。應置器具。須與會者三分之二允准。方可舉辦。其會友分爲三等。以殷實官紳有恆產在柏林者。及使署人員。駐防武員列爲一等。每年納費一百四十四馬克。如無恆產在柏林者。又非出使人員。則列爲二三等。不得干預選舉之事。不得與於總會。不得引人進會。二等者年納九十馬克。三等者到則納。不到則否。其初進會。俱先納二百馬克。凡欲進會。必由一等會友引入。謁見執事。登記

姓氏籍貫於冊。並懸示於廳。越十四日。集會友。設柜。提調宣言。今有某欲入此會。請各會友定之。於是各記准否。作紙闡納於柜。提調啓柜檢之。如有二十八人准者。令入會。不足者弗納焉。按歐洲都會。每有官商會館。所以聚會友朋。通達時事。法至善也。柏林之嚆。西努。選擇甚精。規條尤善。冠蓋相望。道誼相資。豈飲食徵逐者。可同日語哉。

十八日。大雪。晚五點。學士芍克請茶會。與傅蘭雅、陳季同同往。芍夫人甚恭。獻茶點三四次。酒肴二次。必躬親焉。芍克出所註佛經數種。及清文數種。又見中國文法解一書。援引甚博。皆其二十年前著作也。同會者有赫美里及教習夫妻閨女。皆彬彬儒雅者流。是夕馬建忠自法國來。述所學政治交涉之學。頗多心得。近日兼習礦學。亦窺門徑。

十九日。與馬、陳、羅各員觀格凡爾白繆相。譯言工件博物院也。屋宇古樸。地亦陰溼。爲樓一行計三層。長十六間。中層爲刻石、刻木之簷、桶、斗、拱及箱籠、櫥柜。小至首飾、奩匣。自古及今。工緻樸陋。無不兼搜。並蓄。上層爲金銀首飾、鐘表、洗盆、杯、盞、盤、匣。大半爲刻鏤金類之物。又有各色磁器、玻璃器、陶器。其玻璃之染五采者。首飾之嵌七寶者。皆工巧絕倫。惟屋宇黑暗。樓板參差。頗不飾觀。按西國博物院之設。不但資考證。廣見聞也。往往有構屋置器者。擇其式樣。而命工仿製。宜古宜今。各從其願。則由高會規矩。而無窮出新。博物院誠有益於民生者矣。

二十一日。香港商人羅士脫引廠主氏脫里取來見。是廠向造克鹿卜破彈。及各種機器。其引水機尤爲

新奇適用。本爲同治八年美國總監工所創。屢經修改。今始妥善。以整塊鑄鐵爲之。下侈上銳。形如蒜白。內有兩房。聯以開合之戶。上接通水管。以蒸氣入其上口。壓令右房之水達於外管。氣凝而宿。外水復入。其氣卽壓左房之水達於外管。及右房水滿。而左房又宿。一虛一實。一出一納。迭相爲用。與雙鞞之抽水器相同。且有其利而無其弊。因呼吸甚速。整鐵爲之。不易損壞。今所新製。其力倍蓰。用之更能耐久。且任何安置俱屬相宜。用於救火。開礦。灌田。尤爲便利。曾在巴黎大會中得獎金牌。

二十二日。日本使愛俄基來談及交涉公法爲當今要務。而東邊條約尙多可商之處。如准教士入內地傳教。而不准商人買屋居住。又通商口岸洋人應歸所在國管理。如謂刑罰不同。亦可酌定通商口應用之律。阿公使在中國所議。通商口百里內免釐。亦屬不妥。當時幸未舉行。又謂明年六月十二日。德君夫婦五十春金婚之慶。應函告中國。頒一國書。或屆時發電報賀之。談至上燈後方散。

二十三日。新報主筆道克德爾愛李爾請宴。與陳博兩員偕往。酒肴甚豐。愛君斷絃未續。令女郎出陪。約十五六齡。善油畫。兼通英法言語。同席者二十餘人。皆書院教習。新報主筆。油畫名師也。愛君示以埃及文字。並講解其字典。不外象形假借轉注三類。其假借又多反用之字。如中國擾兆民作安字解。亂臣十人作治字解之類。愛君亦謂埃及與中國古文實爲同源。

二十五日。拜客。並往愛爾字家投刺謝宴。西俗凡宴客有女人主席者。客必往謝。法國則次日謝之。德國則兩日後謝之。或請見或否。是日愛君延入。並令其次女出見。才十三齡。通六國語。談中亞細亞事甚

詳悉。指陳各國形勢。瞭如指掌。出示文字不同之新報十餘種。土耳其、阿刺伯、波斯無不搜採。羅明尼阿之文、與義、與俄、土、奧俱異。布爾鳴亞則全用俄文。而義則迥異。女曰：此猶滿洲之用蒙古文也。以垂書之女子。而淹博如此。蓋得益於庭訓者多矣。

二十六日。佛郎克福格之屯杜。淳門來謁。爲刊印鈔票之廠主。攜來各式鈔票。爲意國、奧國、日本國、及拜晏、那播各邦所定造。精微工緻。實無其匹。日本所造。計及二萬五千萬洋錢。行用已久。莫能僞造。夫自唐以來。始爲飛券鈔引。以便商賈。是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至宋而有交子。會子。直以楮爲錢。元則專用寶鈔。出入無所虧折。至明則出而不入。鈔賤錢貴。上下交困。而後世因噎廢食。遂相戒以爲害民之弊政。然國朝順治八年。嘗歲造鈔十二萬有奇。天下便之。至十八年。因財用充足而停止。是行鈔實可以裕國便民。特行之不善。則爲弊政耳。嘗考其弊。一在印造無限制。一在收發多折閱。一在昏爛不倒換。一在法制多更變。一在鏤刻不精工。欲求其有利無弊。則惟印造有限而精細難僞。收發同價而配搭任便而已。泰西各國。概行鈔票。與錢兼用。上下利便。近聞俄、土兩國鈔票現錢。已迥分軒輊。蓋其利弊之源。中西一致焉。是夕八點鐘。赴日本使愛俄基之宴。其夫人則德人也。同席者爲隨員暨學生七八人。有已考取道克德爾及已考取充德國都司者。日本使在德習交涉公法八年。政教風俗。均所深悉。飯後。縱談日本地產。謂日本之蝦夷島。遠遜於高麗。吉林等處。前年以美國羊種牧於蝦夷島。亦不相宜。又謂日本向用中國正朔。或前後一二日。則因用平朔望。而不用實朔望也。今改用

西歷。惟農工商賈仍用舊歷耳。中國度歲伊邇。使寓有何典禮。因告以除夕小斂。訂請光顧。愛君欣然允之。

二十八日。傅蘭雅引地圖營官洛君來見。係瑞士人。娶英女。而仕於德。謂德國武弁均能測繪。而另有專繪地圖之員。弁設爲官圖局。提督掌之。分遣詳測。估計德國全圖。須七十年而竣。今已開辦十餘年矣。初測者。繪成二萬五分之一。高下林木房屋無不畢具。又縮成五萬分之一。而刊以銅板。又縮成十萬分之一。而刊爲總圖。仍隨時復測。如有增添房屋等事。隨即修改其圖。謂行軍勝敗。全在地圖。昔布兵入法。每獲法兵。投其懷中。必有柏林圖。而無法國圖。蓋法人只思破布。未識己國之路。而布弁皆有法國圖。是以所向披靡。直搗巴黎。今法國有鑒於此。亦已設局測繪。恐需數十年方能竣工也。

二十九日。除夕小斂。有日本使青木周藏。卽愛俄基。隨員河島醇。參贊三宮義允。法國武參贊賽和。及斯邦道肄業四弁。盡歡而散。日本使云。中東兩國。須一心保全高麗。以全力北拒俄國。則東海之國。卽可常有權力。又云。日本與中國自應永遠相好。唯臺灣生番。總望中國早日化導。如再有劫船殺人之事。難免因而啓釁。我日本亦知輕於動兵。於己實有大損。無奈沿海多尙武之流。奮不顧身。藉端生衅。國家不得不爲承認。實無可如何耳。三宮曰。德國考取道克德爾。較易於英。昔英國惟奧克士福德有太學。只取國教之人。厥後添設倫敦太學。始准兼取他教。河島讀中國書籍甚多。謂慕維廉所譯英史。頗有條理。是夕與各員筆談。援引史漢。滔滔不竭。習西國理學。頗有所造。可見日本人之勤學矣。柏林城

內預議明年進出之款。計進款二千三百三十九萬馬克。而貨稅居十之一。出款八百四十六萬馬克。而造屋費居百之十一。一城之中。居民僅約百萬。而進出如此之鉅。洵善於理財者已。德國進口貨如麥麩、雜糧、牲畜、煤炭、銅、錫、鐵、皮、草麻、綿、絲、帛之類。今年共值二十八萬五千四百二十三萬馬克。向不徵稅。今村農紛紛具稟。調客貨日多。土貨日賤。民不聊生。請將進口之貨值十稅一。庶幾土貨流通。以甦民困。首相畢士馬克聽之。遂創進口加稅之議。將發交議院公議焉。是月新報友來述俄國官報云。中國之遣使。若爲通商。則祇應駐英。何以既駐英。旋駐德。大約均爲謀俄起見。其結好於英者。欲訂與同仇也。其結好於德者。欲斷其右臂也。是皆西諺所謂欲謀近鄰。須結遠鄰之法也。其遣使駐俄。大約只爲伊犁耳。所可異者。適當華人集兵喀什噶爾。英人深入阿富汗之時。不先不後。正在恰好。想華人未必有此深謀。必有爲之畫策者。今英人方與華人親密。必謂乘此良時。所謀易遂。在英人則竭力保護中國。但恐所謂保護者。不過如今日據居伯魯島以保護土耳其而已。聞俄國新報。凡涉國事者。不准傳出境外。稅關查察甚嚴。見新報之涉國事者。每以油墨塗之。惟新報館友裁割入函。可以達諸境外。是月英軍在阿富汗東路者。俄巴次攻考次省城。降之。直拉拉巴脫一軍。因山路甚險。不能進取。拜瓦之阿兵頗勇猛。惟分散而不能厚集其力。實爲取敗之道。印度各邦之助英者。克什米耳王最爲出力。英人令取齊塔哈耳。以扼大路。可免俄兵阻截之虞。其南路兩軍。於是月十六日合並進攻肯荅哈。十八日聞阿兵多潰。英以馬隊衝之。死者二十人。降者一千二百人。獲砲二十尊。十九日英人遂據

肯荅哈。因糧息兵。爲度冬計。蓋是城東北達布考耳。西南達海哈脫。控制各路。最稱扼要也。又分兵取西北之果士尼。二十八日抵濟爾宰。是時英兵及印度兵之在阿者不及四萬人。惟邊界尙有防禦及備調之兵。是年歐洲大局。以俄土之盟爲最有關係。自去年三月間開兵。土耳其勉力支持。終不相敵。遣使求成。亦不允。各國俱作壁上觀。臘月二十八日。破噶里波里。長驅土都。英人始恐。是時俄方要挾多端。土則俯首聽命。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強立生士德發奴之約。將囊括波爾噶阿。愛舍爾海以及康士旦丁。努白爾。直踞西土耳其之全土。於是歐洲各國始覺剝膚之痛。如夢初醒。英奧尤惴惴焉。英相沙力士百里執政。函召各國議舉國會。俄人方師老餉匱。遂勉從之。四月二十九日。英與俄約。將居伯魯島讓海峽。遵舊議。不得侵佔。並予波爾噶阿羅明里阿以自主之權。五月初四日。英與土約。將居伯魯島讓於英。以保護西土耳其。頓出各國意計之外。英與俄。土既有成說。遂於十三日開國會於柏林。凡一月而散。主盟者。德相畢士馬克也。其所議大略。如波爾噶阿立爲自主邦。南界巴爾岡。不以愛舍爾海爲界。羅明里阿亦得自主。舉羅馬教人爲之總督。而聽土國節制。削比芒德內堪。亦略爲展拓。不屬於土。土國以阿達。紅喀士。巴冬三地割於俄。奧國。希臘亦重定疆界。均得少展。土國既西疆分裂。其政教但能行於新界之內矣。國會已散。波爾噶阿未有邦主。羅明里阿東境。經各國派員會理。未有頭緒。俄君既未畫諾。俄兵亦未退讓。土國則朝官紛更。百廢未舉。惟望明春國會盟約一一遵行。罷兵息民。庶幾可永享昇平焉。



英 軺 私 記

劉 錫 鴻 著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英軺私記

清 粵東劉錫鴻雲生著

開會堂情形

每新歲後國王誡吉親臨上議院。上議院。百官議事處。紳民議事處。集臣士庶詢問政事得失。諭衆公議。并刊示上
年度支出入之數。俾其核算。名曰開會堂。今歲會堂期爲西曆二月初八日。卽中國之十二月二十六日。
呈遞國書之第二日也。先期其御前大臣席摩耳以外部意函達正使。與余赴會訂盟。只帶繙譯一人。據
馬格云。向例國使畢集。遂允之。旣而又以照票來。謂另備兩座次。以俟參贊隨員往觀者。是日士女填
塞衢道。候觀君駕。巡捕彈壓。阜帽雲連。沿途房店。亦有懸紅綵者。會堂門外。紅衣兵挾槍排隊立。使車至。
則兩手舉槍爲禮。入其門。護軍官皆兜鍪被服。金花紅短衣。登其堂。堂上設御几。距几數武。陳紅錦榻。其
下世爵貴臣位於庭中央。女眷之尤貴者左右夾之。右之上爲各國使臣坐次。樓上以處庶僚及其妻。及
隨使官員。我中國參贊黎君。隨員劉君。固布坐於左樓上方也。貴臣皆常服。襲無袖朱衣。其長曳地。有五
等爵者。橫縫白羔皮。長狹如版。於其背之右。自四道至一道。各如其等。公四侯三伯二子男一。惟律師教
師服青長袍。亦曳地。國使皆朝服。彼所謂朝服者。衣未及膝。大鏤金花飾其肩背襟袂及袂。嵌寶星於襟
之左。多寡各如所賜。西洋例。有功者賜寶星。各有等。亦卽所謂圍腰以金帶。左肩斜掛雜帛。抵左肘下結之。

亦有以金為絲繩攢兩膊者。武職則金版飾肩。圓其末。綴金穗如組垂。佩長刀於腰。文職佩劍。亦有不佩者。所著揮無文武威綠金片於兩旁。自腰及足。獨美利堅使臣服其常服無他飾。蓋民主之國。上下不異以等威也。免冠則同。土耳其波斯所服如各國。而不免冠。衆既集。律師教人據案中庭。攤紙筆以俟。君至。無何。長子威兒士與其妃相繼入。威兒士位御几右。隔以屏。妃戴鏤花滿嵌鑽石圍額。繡甲袒露兩臂及胸背之半。西洋婦女以袒露胸背為至敬。位於紅錦榻中央。朝御几坐。又一刻。乃聞君車。護軍官八人各執儀仗前導。仗長約三尺。以金為寶蓋。或鏤獸形踞於其巔。首相畢根士非爾持長刀。樞府大臣李赤門地捧御冠。三公主綠衣。四公主被阿得利司。繡甲袒臂。皆先入。左右侍御几旁。國主黑衣裙。緩步而來。樓上下皆起立。官眷皆袒國主環向點頭。就坐。良久肅然。俄開會堂門。開。士庶擁進。環庭外鐵柵立。掌璽大臣堅爾勒士啓白洋紙書。琅琅宣誦。逾刻乃畢。國主退。大教士堪特伯里與余立談數語。遂出。

英國上下議政院

上議政院有四百九十九座。皇親五大教師二。宮於南者。曰堪特伯里。阿知必什。宮於北者。樂爾哥。阿知必什。為副。位皆尊於五等爵。其所居亦曰宮。與國主相同。其公二十一。侯九。伯一百一十三。子二十四。必什教士二十四。男二百五十七。此

皆英倫所命官爵。加以蘇葛蘭世爵十六。愛爾蘭世爵二十八。合為四百九十九。無坐次於議政院者。會議不與。下議院紳士為英國最要之選。號令政事。由此而起。而後上議院核定之。亦有倡議自上而交議於下者。然必下情胥協。乃可見諸施行。紳主之官成之。國主肩其虛名而已。城鄉鎮埠。各按地段。分立

紳士一二人。凡其利弊之當興除。曲直之當伸辯。隨時以布諸同院而上陳之。紳士由衆公舉富人充當。惟房產在其地較多者之所意之所向。英倫五十三部。一百九十八城。三大學院。有議紳六十人。愛爾蘭三十二部。三十一城。一學院。有議紳百三人。合卜利時時三島總而論。共六百五十二人。蘇愛兩島之紳比英爲少者。以戶口固遜耳。

會堂議事情形

每歲自開會堂之日始。爵紳皆集倫敦。至七月乃散。其未散也。日赴議院。商推一切事宜。惟彼教禮拜六不往。旅此數月。聞其徹夜辯論者數矣。見阿什伯里議紳姓屬其遇有議事。知會往觀。三十日四點鐘。阿氏躬親來迎。偕往登樓覘之。各國使及諸事外人多有作壁上觀者。凡集議之先。紳士欲有所辯詰。則赴院掛號。聲明所詰事目。該官吏預籌答問。屆時俱至。設几案堂中央。司事三人。執事攤紙正坐。以記言。各官就案旁坐。諸紳以次列坐。思必克特立於上。按掛號次序。傳呼其人。出詰答辯論者皆起立。向衆言之。詞畢復位。然後他人啓齒。毋許僂言忿爭。不如法。則思必克扶出之。論相錯而得失不能決。則分左右袒。以人多者爲勝。施行其言。思必克猶所議主議之人。通曉律例。嫻熟議院故事者也。是日在坐數百人。以雜事相詰者數起。然後及俄土兩國事。會堂首事哈丁敦意主不預聞。陸兵統領哈爾狄拂之。兩人言論甚繁。皆逾半時而後竟。當其言之未竟。衆皆肅聽。從無急於騁辯者。可謂從容有制矣。

英國地方官之制

英制城鄉大小各設看司勒百數十員。倫敦則二百零六員。奧德門數員或十數員。倫敦則二十六員。以美亞一人統之。看司

勒猶中國所謂里長。奧德門猶所謂黨正也。美亞猶所謂鄉大夫也。奧德門分轄地段。看司勒又各按奧

德門所分之地段而分理焉。由紳商士民產業多在其地者公議舉充。非富民不得預選。皆不食薪俸。凡

所轄地段。教養之政。詞訟之事。以及工程興作。商賈貿易。奧德門均得舉治。上諸美亞。歲收煤酒牛羊市

之稅。以為經費。其他賦稅歸家部經收。轄下巡役。謂之割隸司。漫人數多寡。視事繁簡為衡。口糧覈派於商賈富戶。凡

遇盜賊人命喧爭鬪毆一切不法。該役拿解美亞寓所訊問。寓所有暫押人犯之屋。亦備鎖鑰。既訊得實

乃致諸其公署。集奧德門看司勒而會辦焉。設獄以禁罪犯。與官獄章程不殊。罪之大者。刑司赴其署讞

定。倫敦美亞署在基拉多兒司脫利脫。有大小事會議公堂數處。有刑司讞事堂。其外陳列古書古器。及

例案數百卷。任人觀閱。有三廳。列坐處為觀書處。余嘗至其寓。其署徧游覽也。凡舉充奧德門。必於曾任

看司勒一年以上者。舉充美亞。必於曾任奧德門七年以上者。美亞定限一年更代。賢能者或留一年。然

不數數觀。退位則仍復奧德門之職。每歲十月。即新美亞接替之期。儀仗扈從甚都。其公服長及足。徧簇

金花。後裾曳地逾尺。袖底另綴小幅。約一尺。亦嵌金花。項挂鏤金雜寶一串。無異朝珠。侍者左捧金冠。右

捧寶劍。劍長三尺五寸。攢珠為匣。金冠以木桿承之。長四尺餘。徧飾以金。以其有地方之責。故崇重之。此

制與漢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然其所舉者富民。舉之者亦富民。官不復參與其事。惟所舉者富。故無貪

黷之憂。惟舉之者富。故無賄屬之弊。惟官不與其事。故無仰承俯注之難。以民治民。事歸公議。有不獲則

合紳耆之衆以圖之。有不當則紳耆商諸美亞而改之。用是教無遺法。養無缺財。訟無冤民。貿易無欺。僞道路整潔。橋梁畢修。巡捕人役。勤於厥職。而不敢偷惰。美亞所不能治。乃達諸家部。制以官法焉。官助紳力。而不掣紳之肘。夫何塞塞之足病。又美亞稱名之義。詢諸英人。無或解者。然英格倫之倫敦。愛爾蘭之淹布靈。其美亞皆曰羅地美亞。羅者侯伯之稱。曰羅者尊之也。倫敦爲英國都城。愛爾蘭於數十年前別爲一國。而淹布靈亦其都城。尊都城故尊美亞。猶中國之尊京兆尹也。鄉埠之者不曰美亞。而曰婆羅佛士。權雖同而名則殊。尤小者以邁基士掩地。如亭地之類。讞其尋常爭訟。大獄則歸諸刑司。不設美亞。慮地狹人稀。賢紳未易得也。

倫敦周圍百里。設二十六奧德門。每奧德門轄四百有奇。轄內皆有養老、育嬰、濟貧等院。與瘖盲跛躄斷者。以工餼食之。經費所出。或富人獨捐。或抽租。或釀金。因地隨宜爲之。然其宮室之崇廣。衣食之充足。則大致無殊。各城鄉市鎮亦然。奧德門不親治其事。治院事者。侵刻虐使。則赴控而董正焉。國主時一臨觀。或遣子女與媳代查驗。以示鄭重之意。

英倫訊案規模

民間訟獄之事。隸於美亞。美亞所不能治。或既治之而仍不服者。則控諸議政院。院以上聞。交刑司據律審斷。刑司之權。足以訊治其國主王公大臣。故英倫有君主非尊。律例爲尊之語。其推鞠之法。兩造各請律師六人代質。刑司據臺上坐。律師環臺下坐。臺上有所駁詰。則臺下檢案卷起立辯答。無跪審刑訊之

事。綜計通國大律師六百人。小律師一千二百人。皆考試其律學之差等而拔置之。蓋恐民愚不能自達其情。故代以律師也。英倫問案之處。曰林坤辛。其堂名有六。一曰迷達拉坦布木。二曰印那爾坦木布。三曰魁英司班墀。四曰格蕾新。五曰艾克司柴克爾。六曰闊爾達。教伍。翥滿普力斯。然刑司不常住此。時往來三島城鄉。就地訊案。不勞訟者遠涉。本月適其職事於林坤辛。有禧在明之友曰哈力斯者。導往觀之。并入其度置律書之室。律書四萬冊。學律者日詣其處習讀焉。又有堂曰蒿司。教伍頗布力。客雷閣。自係其存積案卷處。門牕格架。皆鐵石爲之。不雜以寸木。防火嘗也。凡其國新主嗣位。稟受大教師誠條。及各國和好之約章。皆藏於是。豈卽中國所謂盟府者歟。案卷凡編號。士民有往鈔者。則司事按其所求。抽示之。不禁阻亦不索費。

野士凌墩養老院

野士凌墩 鄉名 距使寓十四里。有養老院焉。屋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婦老者九百五十人。月抽其鄉屋租以爲經費。每四十磅納五磅。少者減。多者增。日三飯以爲常。晨飯一饅。一茶。一牛脂。間以饘粥。午飯加肉。晚飯有羹。皆豐潔。血氣衰者。醫士謂宜酒。則酒之一禮拜。二百斛不能給。男外服以黑大呢。內以白布。女服雜色衣裙。無異充裕之家。禮拜一易而浣濯。敝則改造。寢所寬舒。男女異處。衾褥隨四時焉。厚薄咸備。自院中。夫婦偕則共一室。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婦女未衰老。或合縫紉。而貨之所得。值十畀以。一不願居於內。則飯食乃集人。亦數百間。有少壯者。皆責鑿石苦工。乃授食。僅投一宿。予一飯者。別爲一所。

亦令析舊繩二股。乃聽去院事。以四紳督之。此倫敦養老之院一也。

英國稅課之重

英國稅課。無人不征。無物不征。無事不征。凡大小賈販。樹藝畜牧。漁獵匠作。當官商律師教師婚嫁僱役。皆須領取准票。然後能行。此皆兩層分稅。如出貨發銀須驗。入貨收銀亦須驗。餘仿此。此印花之稅也。富家所乘車。亦蓋印花。其稅五磅。遞年征之。凡人每歲

所入至一百磅。每磅稅三辨士。每辨士值銀一分四五釐。官俸君祿。亦所不免。惟佃戶則稅一辨士半。以恤之。房地田

畝。按其初買時。蓋印之稅。歲以為常。店肆打造銀器。重三十兩。金器不及二兩。其稅皆兩磅六施令。每施令約

值銀七分銀器過三十兩。金器過二兩。其稅皆五磅十五施令。買者每銀器重一兩。稅一施令。金器重一兩

稅十七施令。歲課如之。汰金銀之爐匠。另有征額。其來自他國。攜往他國者。則稅倍加焉。玩物賭具。煙酒

茶葉稅重亦如之。近年有不征茶稅之議。每年。國主祿地稅四十餘萬磅。海口稅二千餘萬磅。准票稅二三千萬磅。蓋

印稅一千餘萬磅。房地稅二百餘萬磅。人稅四百餘萬磅。林藪稅四十萬磅。信局稅一二百萬磅。電報局

稅一百餘萬磅。官報稅六七千磅。綜計一歲所入。約七千數百萬磅。出項逾乎是。大工程大軍旅。則增稅

尋常三辨士者。或增至四五辨士。八九辨士不等。我中國百姓。戴天履地。而忘其高厚之恩。聞此當撫臆

誓肌矣。

英國民數

英格蘭民數。二千二百七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女口多於男。約五十九萬。蘇葛蘭民數。三百三十

六萬零十八名。女口多於男約十五萬。愛爾蘭民數五百四十一萬一千四百十六名。女口多於男約十四萬。凡其民數皆并幼孩及各國旅居商販人計之。

英國選練兵士之法

選兵之法。年二十二以上。願充者投告。由醫官驗其身體結壯。長及六尺。脛骨不弱。足不平底。脚底平者眼

乃給貲為定。令歸告所親。送諸大營覆驗。身足不知式。則前 訊其來意果實。則分哨教習焉。教習之法。十

人為隊。先練手足。緩行欲其步之齊也。急行欲其馳之疾也。站立欲其脚之堅也。運動欲其腕之勁也。又

有所謂頂抱者。以首觸物曰頂。欲其撞之而仆。摧之而開也。兩手搶伏曰抱。欲其力能制之使不動也。凡

教練皆喝號。或搖旗。欲其耳目之習於號令也。由是而效為陟山跳濠跨牆緣木之事。累土為坡而趁之。

欲其息之不喘也。懸繩於上而攀登之。欲其身之不墜也。橫木於室而超過之。由二尺漸高至五尺。欲其

兩膀之張足不失陷也。如是者兩三年。然後授以大槍。使習攜持演放。測其遠近。丈地使觀之 視其準的。

鑄其姓名於槍桿。責令善藏之。洗擦剔磨咸有方。司之以隊長。槍壞則隊 衣冠衾履亦隊長董正焉。衣冠

明 行李要劃一。號衣不能離其身。 其教馬隊。即於步隊選練。先予惡馬而不予鞍。繼予以鞍而不予鐙。由騎坐以漸及馳

聘。由馳聘以漸及踰溝越險。運用刀矛之技。步隊惟用槍。馬則有刀 莫不精熟。然後以鞍鐙給之。凡此馬

步技藝。學三年不成者斥出。學成乃授名食糧。三年為一屆。願留則當九年。至於二十一年。為齒已老。遂

放歸。以原日口糧贍其終身。在營有所犯。輕者禁一禮拜不聽出。重者降二等兵。再犯而重則降三等兵。

二三等。但爲此名目以示優劣。口糧則同。

均註其事由於冊。由哨官以時進營官查驗。又再犯則訊其違忤之故。調赴他營。哨

易人教之。并以犯罪事由錄送。猶不改。然後拘諸監牢作苦工。

另有監禁營兵之所。

其三年無過者。以黃縑爲規。形

諸袂。加其糧銀。繼遞加至三而止。嗣有所犯。亦遞視之。

已降三等而知者。仍可升頭等。

此西洋營規之大概也。不獨英國

爲然。今閱英國冊籍。出戰馬兵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五名。步兵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四名。礮兵三萬四

千九百二十四名。工匠兵五千七百一十名。

工匠亦由步隊選出。其糧優於各兵。凡造橋開道攻城築壘皆資之。與中國長夫不同。

其餘守護糧局。運送

軍火。保衛醫官之兵不計。

兵每千。醫官四人。札營處所。先會醫官勸視。兵丁飲食。亦醫官視之。凡駐軍。必先求爽塏以棲止醫官及病人。然後將弁得以自擇。

另本國守兵十五

萬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備調兵三十二萬零二百四十一名。

即常當兵三年至九年。無口糧。

香港。毛而達島。安地兒士島

三處。共守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兵皆食於官廚。別給每日雜費銀一施令。肘有黃縑者。一縑加一辨士。

操演以兩時爲限。疾病加意醫調。所以愛恤之者至矣。

英國民兵

英國官兵而外。有民兵。城鄉各店戶。願充者注名於冊。每處或千數百人。或二三千人。

通國民兵共十六萬八千餘人。

紳

士領之。給以火槍。每禮拜次日一操演。立的命中。自數十步至二三里之遙。操演不暇者。以三十施令爲

其一年號衣費。疏曠則責繳火槍。每年西歷七月。比較其藝。凡十四日。勝者。衆人捐銀酒瓶爲賞。而貢數

名於官。國王召集各鄉親校視之。擇其尤者。樹的三里。使命中。勝者賞以功牌。

功牌以銀爲之。如銀洋錢式而稍大者。得賞者懸於襟之右。

復令與官兵合操。賞亦如之。有戒事則自保鄉閭。不徵調遠出。步隊皆洋槍。馬隊則用刀矛。每年各處民

兵亦與其會也。倫敦東南十八里溫博爾墩。有民兵一千人。伯爵華林格里福所轄。約中國使者於六月初四日觀其校槍。屆期使哨官賀得孫來迎。至則帳篷數百張於原野。帳篷形製無異中國。但兩三人併居一帳。無定數。此為異。中軍之帳如十數。楹廣居華堂邃室。陳設富麗。統領參謀之帳亦然。兵十人為一隊。火槍皆跪而施放。放畢而起。聞號復跪。屬觀其中的於二里外者指不勝屈。

倫敦監獄

英之制刑雖寬。政令則甚嚴。凡其民小有忿爭。或動止稍不如法。則巡捕弋什獲之。致諸其長而詰禁焉。故其設役特多。然犯之輕者。不與重犯混處。其伍匪染惡。蓋不自愛也。倫敦輕犯之獄凡五。美亞及議院紳士主之。重犯之獄二。家部主之。輕犯應禁數日。以至數年者。期滿即釋。惟罪在監禁五年以上。則送諸部獄拘之。九閱月乃解海口獄。使就修城築壘諸苦工。海口之獄不一其名。曰達爾得穆爾。曰波得蘭。曰夏士。愛爾蘭之獄。曰士羅客埃爾。部獄則有曰密拉班克者。有曰奔敦維辣者。其立從同。二十三日。函會家部。往觀於其奔敦維辣。家部派幫辦錫拉溫伊必存。記室廉同佛爾至其地。與獄官陸一士為前導。所往之處。

總論英國政俗

到倫敦兩月。細察其政俗。惟父子之親。男女之親。殆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此外則可稱善治。無閒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宰相而下。各署總辦一人。幫辦四人。司事數人不等。每日自十二點鐘後。咸勤其職。至六點鐘乃散歸。庶僚固奔走維煩。卽國相曹長亦五官并運。有

應接不暇之狀。是謂無閒官。士農工商。各出心計。以殫力於所事。病而無業者。驅之以就苦工。通國無賭館煙寮。暇則賽馬賽船。賭拳賭跳。以寓練兵之意。是謂無游民。城鄉鎮埠。各舉議政院紳一二人。隨時以民情達諸官。遠商於外者。於倫敦立總商會。亦以議院紳主之。爲上下樞紐。民之所欲。官或不以爲便。則據事理相駁詰。必至衆情胥洽。然後見諸施行。是謂無隔閡之情。制治最恕。無殊死刑。亦不事鞭撻。犯罪者輒監禁。而仍優養之。牛馬之類。并戒箠楚。孤窮廢疾。與異方難民。皆處以養濟院。國主時遣人查驗其寢食。每數里卽有廣廈。爲病人調攝之所。亦由國主派太醫臨視之。凡構兵。惟陣前相殺死者勿問。戮俘囚。傷百姓。並嚴禁。是謂無殘暴不仁之政。有職役則終其事而不惰。有約令則守其法而不渝。欺誑失信。等諸大辱。事事是非利害。推求務盡。步折辨論。務欲明晰。不肯稍有含糊。辭受取與。亦徑情直行。不僞爲殷勤。不姑作謙讓。男女盡人皆然。成爲風俗。是謂無虛文相應之事。兩月來。拜客赴宴。出門時多。街市往來。從未聞有人語喧譁。亦未見有形狀愁苦者。地方整齊肅穆。人民鼓舞歡欣。不徒以富強爲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觀其自磯布洛陀以東。以南如摩兒達。如印度。如亞丁。如錫蘭。檳榔嶼。新嘉坡。香港。如澳大利亞。沿海數萬里。往來衝要。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皆纂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獨無所蠶食於其內地。則其營謀只在商販可見。倘我中國不先自背約。彼必不至妄有覬覦。且西洋例。凡入萬國公會者。同盟之國。不能無故加兵。俄羅斯謀并土耳其。以通海道。執土政之亂爲詞。英人約會各國夾持之。俄遂未敢公然爲用武。英之強大。雖稍遜於俄。信義擔擔則過之。若能結以至誠。借爲臂助。自可消弭他國。

之禍心。由是乘休兵之暇。以修政刑。留防海之財力。以裕帑藏。治平之規。可期復立。余嘗致書都中諸貴。暨直督李相云然。

英人講求教養

英人教人之法。紳官殷富。或自延師。或公建學堂。以課子弟。皆不與貧兒混。貧而無力就學者。則收之以義塾焉。都會鄉鎮。各有義塾。自數所以至數十所。每所延師自數人。以至十餘人。均按其地大小酌行之。經費公捐。獨捐亦視其地有無巨富爲斷。學徒皆居宿於塾。供其衣服飲噉。不聽他出。人家生育子女。咸報鄉官。鄉官歲核戶籍。省知已屆五齡。卽驅率入塾。初學。教誦耶酥經。既長。習書算地圖勾股開方之法。是之謂小學。小學既成。則令就工以謀食。其資稟特優者。益使習天文機器畫工醫術光學化學電學氣學力學諸技藝。是之謂大學。大學之處。刊卜吏支名地十書院。以光化電學爲主。岳斯笏亦地名三十餘書院。以各國語言文字爲主。又或捨巨舟爲學塾。教練航海各工。總之不離乎工商之事者。近是。雖然。其教術則工商。其教規則禮樂也。塾中子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邀游。不得踰越尺寸。歌聲樂節。童而習之。無任差忒。每入其塾。規矩森肅。匪匪翼翼。雍雍如也。抑不惟此。羣萃之地。有築宮廣冊籍。遍揭圖畫者。有羅致動植諸物。狀珍異。諸名色。陳於庭者。有聚百獸而畜之。彙衆芳而蒔之。以爲園囿者。有葺木材藥料。別其名物功用。而燦列於室者。有構館舍。聘名師。主講光化電氣各學者。莫不遠近棋布。縱百姓男女觀覽摹效。以爲學識之助。其各種機器。亦時集一區。運用演試。使人得審視之。夫喜逸

而惡勞者人之情也。難善而易惡者人之習也。設學問以訓子弟。人不志是。則姑聽之。未有皆馴然束身以就吾範者。英人慮此。特爲官法督治之。不循其教令。雖三尺童子。猶拘諸改過房。俾習苦布麻金木諸匠作。以製爲有用之器。故監牢亦學塾焉。參贊叢注云。會于監牢。見拘一童子。年甫五歲。英之衆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卽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如人何哉。

倫敦多善舉

倫敦人最喜行善。老幼孤窮廢疾異方難民。皆建大房院居之。優給其養。有所謂老儒會者。授餐於讀書寒士。慮其以就食爲恥。則繼粟繼肉。遣人致諸其居。有所謂繡花局。世族婦女以家道中落。不能自贖。則聚之於深邃房室。供飲饌。供奔走。使之紡繡而貨之。仍禁男子不得擅入。以遠其嫌。余患病時。正使皆嘗造觀焉。惜予未親睹也。施醫院大略相同。然倫敦正不止此。每數里卽有夏屋渠渠。萃貧病之民。以就療。其他城鄉皆然。凡此各項經費。率爲官紳富民所湊集。有不足。則闢地種花養魚。或會衆演戲弄雜劇。縱人往觀。而收其入門之費。賃座之值。以資善舉。五月十六七八等日。帶司鑑鏗星塾。有貴官婦女陳雜貨。邀請其國戚世爵大臣及國使富紳游焉。選女子之美者當肆。貨皆百倍其值。往游者必購取數事。而後可出。以其所入。惠養病人。十六日。徵金錢二千數百枚。十七日。余與馬格里。劉孚翊。張斯枸同赴之。亦共擲金錢十六枚。此固其行善苦心也。然有位之家。以女色誘人。而擢其金以施惠。於義終屬可醜。豈耶酥

捨身救人。諸女子習其教。故無所覩於面目。歟。抑風俗之恬熙。毫不足怪也。

跳舞會

跳舞會者。男女面相向。互爲攜持。男以一手攬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轉於中庭。每四五偶。或多至十餘。偶并舞。皆繞庭數匝而後止。其狀近似劉王之大體雙。但女子袒臂。男則衣襟整齊。以是稍異。然彼國男子禮服。下褲染成肉色。緊貼骹足。遠視之。若裸其下體者然。殊不雅觀也。云此俗由來最古。西洋類皆爲之。國中男女大小。莫不習爲跳舞者。館師教學徒亦及焉。各衙門俱有跳舞庭。以備盛會。若以爲公事之要者。五月十二晚。國王請茶會。乃一觀之於柏金哈木巴雷司。是夜。國使畢集。官紳男女聚觀尤衆。前庭奏樂。以爲舞節。太子與其妃亦在跳舞中。太子別與一婦爲偶。其妃又別與一皇親爲偶。夫婦不相偶也。其餘次第舞畢。赴別室飲晏。皆立於筵前而食。無坐位。飲畢。復至原處再舞。至一點鐘乃散。黎參贊注。跳舞會在宮中舉行者。每歲不過三次。官紳家尤多。其法。於入門時。授以格紙。人各一片。雙疊之。長可三寸。如小書形。上係以繩。綴鉛筆於其端。凡男子欲跳舞者。先與素識之女子。一請其可否。女子許之。則記其姓名。次序。依次而舞。多者或至一二十次。每次舞畢。相與點頭爲禮而退。

茶會

四五兩月來。官紳請茶會者。日輒數家。凡茶會。以長筵陳茗酒菓餌之屬。待客飲噉。庭室門廡。徧攢鮮花。香艷怡人。玫瑰月季。皆大牡丹。杜鵑。石竹。鸝春羅。皆能作五色重臺。燦爛有若堆錦。夜會。燈燭尤繁。男女

雜選肘并肩摩。或召優人、藝師演雜劇。或歌或樂。以助興趣。歌樂亦有自爲之者。西洋女子彈琴度曲。以娛賓客。率視爲常。每會所費金錢盈百多者五六百。客之赴會者。皆自就筵前立而鋪設。惟中國使者。初至。主人往往親奉茶酒。其好客而侈於用財如此。亦有邀聚數人。淪茗清談者。謂之曰雷巴脫。雷者。中國茶之稱。巴脫者。壺也。亦茶會之意。中人以下之家。及富貴巨室。均有之。

西人重游息

英人工賈之役。皆力作半日。游衍半日。官紳則治事半年。休沐亦半年。每歲自春初開會堂。至六月底。卽各散歸。謂之散會堂。其人或反鄉國。或之他國。或攜其眷屬逍遙海濱。偃息蘇愛兩島深林泉美之地。雖借名避暑。實則以恣遨遊。自散會堂後月餘。倫敦紳富皆徙而空矣。國主每年居柏金哈水宮者僅三四月。餘皆往來阿思布溫。自兩行宮。頃將命駕巡幸於巴耳木爾喀索兒。蓋蘇葛蘭山水勝處也。所乘火車飾殊焜煌。

西人喜種樹

西人喜種樹。其言種樹有數利。一氣清令人少病。二陰多地不乾燥。三落其實。四取其材。倫敦最繁鬧處。所二三里。卽有園林。屋後門前。稍有隙地半弓。莫不植以美蔭。近郊以外。卉木尤多。動成叢薄。蘇愛兩島皆然。環山抱水之地。往往一望彌漫。無非綠障。籠天綺霧。撲地涼痕。村居隱約其間。洵畫景也。

美亞嫁女

自記西洋婚嫁。多於禮拜堂成禮。余嘗於倫敦一觀之。某月日。倫敦美亞嫁女于參坡爾司。參坡爾司者。倫敦之大禮拜堂也。余與黎參贊、張聽帆同赴其請。入門。設客座盈千百。裘延至堂趾。有持竿者。引余三人列坐堂左之首座。客數千人皆滿。堂上設橫案一。圍以紅絨。上飾以金。案後張列橫錦帳。緣以花朵。十字架陳於案中央。兩旁列花瓶各三。皆插鮮花。前列燭臺二。然銀燭。地皆鋪氈毯。設紅拜墊二。左右各列小墊八。午初三刻。樂作。大小教士二十六人。衣白衣。兩人爲列。由堂而下。少頃。又有教士十六人。衣黑衣。亦由堂而下。總教士在焉。其時新婦入大門。門暫闔。余坐堂階之首。目不能及遠。惟聞堂下。諷經之聲。與樂相和。久之。新婦與婿偕上。婦居右。衣白衣。蒙首以白紗。後裾長可及丈。婿則衣飾如常人。後隨女子十六人。如中國之伴娘。皆衣淡紅色衣。裝束一式。其前行二人。爲新婦牽後裾。登堂。新婦與婿跪。十六人分兩行以次跪。教士八人與總教士跪於香案旁。旋有一教士持經起立。向新婦與婿諷誦。誦畢。又易一人。如是者三。約一點鐘之久。總教士又持經起立。作贊語。樂作。贊畢。皆起立。總教士以戒指約於新婦之指。於是前行爲導。新婦與婿十六人皆隨之。入後堂。書名於籍。中國所謂畫押也。樂止。新婦與婿出。十六人隨之出。升車返婦家。坐客乃散。

英人喪葬之禮

七月二十四日。觀於白恩士之墳。在墩非黎士。亦市鎮也。白恩士。英國所稱詩人。今建屋墳上。石刻其扶犁像於中央。如廟貌焉。外爲各國叢葬處。豐碑林立。上著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旁志其子孫。碑前輒有

石案一似以陳葬器者。英俗人死則沐浴其尸。衣以生前禮服。及斂。遍體易白衣。禪貧者木棺。裹以氈。及大呢。富貴者棺木三重。一松木。二鐵。三紅木。葬於官地。親友咸送之。有厝諸石槨者。新喪婦與子女一禮拜不出。不共客食。喪服無定制。類皆一年爲度。其服純黑。不及一年而嫁娶者。衆必譏之。無祭奠之事。思憶所及。則詣墓一觀。插以鮮花。此英人之所以送死也。

西人不重後嗣

西人不重後嗣。積產數千百萬金。臨終。盡捨以建義塾及濟貧養老等院。措置既已。卽自謂沒世無憾。詢以祀事何人。則曰。捨吾資以成善舉。雖千百載猶奉吾像於其地。奚祀事之足憂乎。語以祖父血食之斬。則曰。鬼猶求食。中國謬語也。人死則氣散諸天地。仍毓而爲人。無所謂鬼。祖父之歿。相距數十載。氣散久矣。求食何云。且獨不思祖父生吾一人。養吾一人。乃吾以其財生千百人。養千百人。大孝不卽在是乎。其道殊近墨子。視私其子孫者。意量似相遠。抑以產業傳世。遇不肖者。易代亡之。卽有賢子孫。亦不能保諸會元以降。故以是爲綿延血食者。皆指雪爲冰。指冰爲鐵之見也。第聖人教慈教孝。義固有在。不可舍親親而惟言仁民耳。

西人厭有家之拘束

以下日耳曼紀事

洋婦喜出游。亦喜見男子。然必與夫偕。夫不在而出游見客者。巨家多不如是。途間。每見男子曲右肘。婦人以左手插入其肘中。并肩而行者。皆夫婦居多。願亦有戚友而相扶掖者。夫在前而戚友扶掖其婦。則

夫喜以人之敬愛其婦也。有客則讓其婦。使客扶掖之。與之偕行并坐。謂以是爲敬客也。狎暱笑語。咸所不避。第不至于亂。有所犯。則其夫亦憤恚於心。故女子恆厭有夫之拘束。不如無夫之放蕩自得。以是終身不嫁者比比。男子亦然。慮鈐束於婦。亦往往終身不娶。德人白歐得阿歐得來見。年皆四五十。且富於資。詢其有室與否。皆曰無之。今法使桑倭釐。年四十五矣。并未嘗娶妻。富貴中人尙如此。況貧賤者乎。

克來斯麥司衣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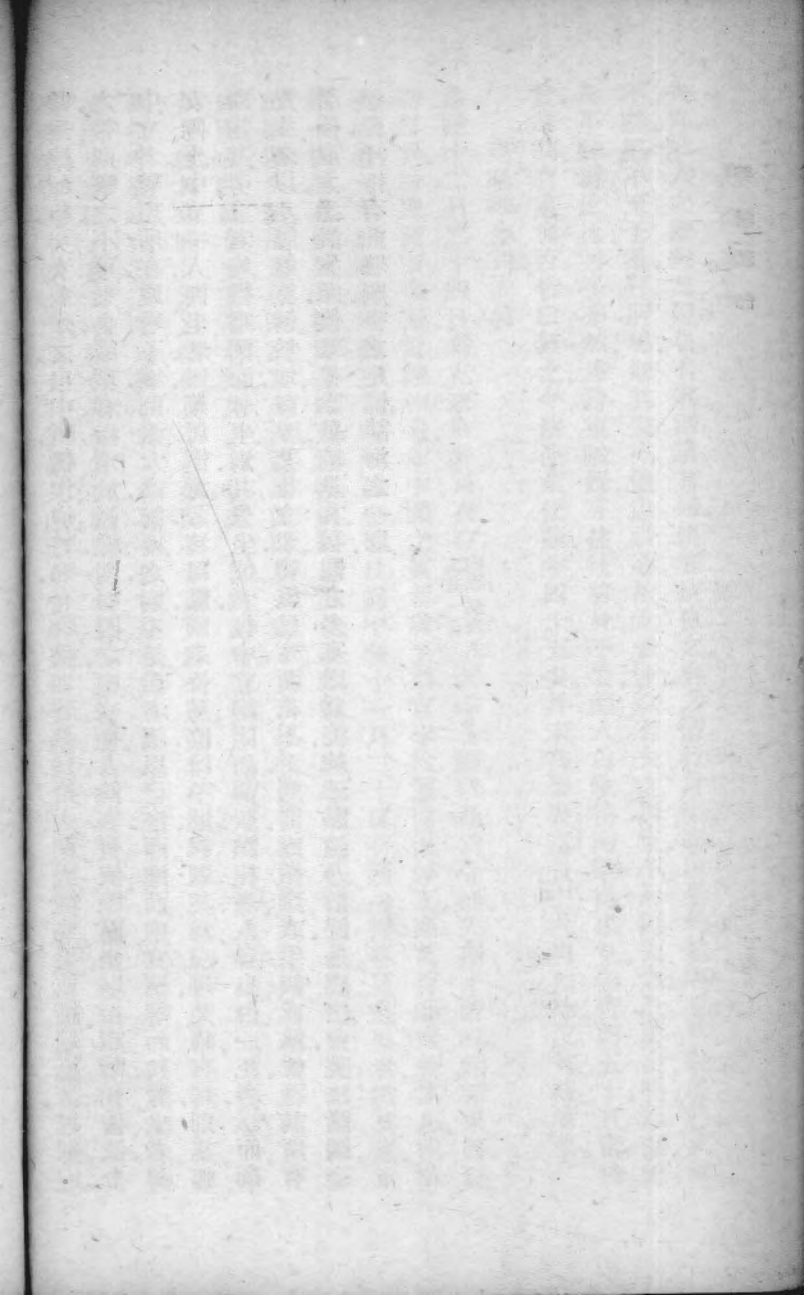
西歷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克來斯麥司衣符。


即耶穌降生之前一日。

西洋各國。以此爲令節。先期十餘日。飴糖果餌。玩

物器具。紛羅街市。家家筐篋相遺。如中國之賀新歲。至期。官學給假。傭僱停工。商賈百藝咸各休息。或游獵。或晏會。或結隊誦經禮拜堂。熙熙如也。是日爲中歷十一月二十日。有請參贊各員赴晏者。造其廬。案置一柏樹。高與屋齊。樹間遍燃五彩蠟燭。綴以五色紙蝴蝶。間以雕鏤五金糕。錫花砲。琢玻璃以爲冰。點白綿以爲雪。燭光相映。寓目爛然。筵席既開。男女雜坐。嘉肴畢陳。獻節糕斯呈。其糕以百果和合。餠霜花露而成。味絕甘美。香溢唇頰。席散。有扮老人自內出者。鬚髮蓬蓬。被采衣肩囊。手執樹枝。向衆宣言曰。今夕之會。其來匪今比。戶幼孩。莫不欣歡。慶我輩蒙天庥之賜。嬉游鼓腹。無異兒童。願各開懷。娛此良夜。宜畢探手囊中。出籌碼若象棋子者。人各界一。皆書以數。旋入內環案而立。案頭羅列諸物。亦以數揭之。視其所分籌碼之數。與所揭之數相符。則貽以其物。有得簫管者。有得籃盒者。有得佩帨者。有得香者。有得果餌者。種種不能盡名。既又有裂帛之戲。藏環之戲。奪坐之戲。點花之戲。裂帛者。以紅綠紙爲束帛形。兩

頭垂穗如組。男女對牽之。帛中斷。輒作炮竹鳴。有物墜地。若飛鳥。拾之。則或糖。或果。或紙冠。紙帶。冠則冠之。帶則繫之。不可棄也。藏環者。指環於長繩。圍而圓之。中立一人。餘客皆依繩而坐。以指環暗相傳遞。令中立者尋環所在。屢尋不獲。則衆大譁。既獲之。則手是環者。讓以己坐。而進而立。猜尋如初。奪坐者。男女團坐。中立一人。問坐者曰。鄰居愜意否。答曰。愜。則衆皆易位。曰。不愜。我願某爲左鄰。某爲右鄰。則某起而趨其旁。立者均得乘間而奪坐焉。其失坐位者。復中立詢問如前狀。點花者。人各自占一花名。環而聽點。主者以小藤盤旋轉於地。口呼某花立至。轉盤已定。而花不至。則罰。或指環。或手釧。或佩帨。隨其所有而摘取之。悉置案頭。俟羣花點畢。較量其被罰之多寡。以爲笑。約三點鐘。乃散歸。是夜之會。英法諸國亦如此。洋俗有此雅劇。書之。足備談海之一則。





志新洲亞利大澳

譯益元趙 濂宗吳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澳大利亞洲新志

清 嘉定吳宗濂同譯
新陽趙元益

境界 澳大利亞在南洋各島之東南。以此與亞細亞洲分開。西邊有尖角。其形直削。在京師西經三度二十二分五十八秒。澳大利亞之東。有一凸角。名比隆。在京師東經三十七度十二分二秒。澳大利亞之北。有一凸角。名紐爾克。南緯十度四十二分。在其南有凸角。名韋爾孫。南緯三十九度九分。自東至西長約三千八百啓羅邁當。自北至南寬約三千一百啓羅邁當。

幅員 地面之廣七百六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五方啓羅邁當。澳洲爲地球最大之島。較法國大十四倍。得歐洲五分之四。其地分爲五屬地。彼此不相牽制。各有自主之權。其中最大者曰西澳洲。有二百五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方啓羅邁當。法國·比國·德國·奧國·意國·西班牙國併之 曰南澳洲。連北地併算。

有二百三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三方啓羅邁當。曰魁叻司倫特。有一百七十三萬零六百三十方啓羅邁當。法國·比國·德國·奧國·併之。有一曰奴浮爾加爾第西特。有八十萬零七百三十方啓羅邁當。英吉利三島。有二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方啓羅邁當。 曰維克多利亞。有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十方啓羅邁當。英吉利三島。有二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方啓羅邁當。 澳洲陸地之形平整。有山。其四周之邊。斷者甚少。約寬廣一萬三千至一萬四千啓羅邁當。有海

灣海口等爲數不多。其南邊靠西。形如弓彎。名曰澳洲大灣。該處有光斜坡。有低而有沙者。有直削成峭壁者。高一百至二百邁當。其內無通海之河。亦不能成海口。其正西一面。與此相同。南邊靠東。維克多利亞。奴浮爾加爾第西特之東。其形各異。近太平洋一邊之海岸。景致甚佳。有山阜樹林牧場等。東北邊船隻不易彎泊。因海中多暗礁也。海口最大而最深者。名開克森。其內有城。名曰昔得內。即悉尼。又有一名雪梨。又有一海口。名但爾凡。係在北地界內。又有一海口。名非里潑。內有邁拉波爾納城。又有四小城。一名挨得賴。以得一名白里斯排。一名紐手措司爾。一名弗勒莽脫爾。

地面高凸。澳洲爲一極大之山。其高亦尋常。其邊窄而不甚高。近太平洋一邊。其地多山而沃饒。樹木頗多。熱帶上之天氣。因有海風而溫和。如欲入山。山雖不高。頗屬不易。自山而下。又至一山。豁然開朗。別有一境。其中有幾條山帶。孤立而形小。穿過其山。自東至西。或自北至南。皆有之。另有數角。草木遮蔽。有槐樹膠樹成小林。澳洲內地。有五分之二。無植物與人迹。地面俱乾。祇有枯草。又有刺人之小樹。無江湖。無獸。所有佳地。可耕種者。係在山麓及海濱。論其佳地。其寬廣。尚不及法國之多。祇得澳洲十四分之一。稍遠至內地。有一帶頗寬。爲極佳之牧場。其形如戒指。又如光環。其環之中間。竟無出產。澳洲之東南角。最高。其山之極高者。名澳洲阿爾魄斯山。又藍山。四名字比來奈山。辯來脫底維享郎山。辯郎比查山。以上數山。連澳洲統合而算。其最高度。係在郎賽司過山中。距海面有二千二百四十一邁當。尚不及芒白蘭一半之高。芒白蘭之高。四千八百十邁當。

水利 地近赤道。內地平坦。山不甚高。少雲霧。並無冰雪。因有此數故。併合天氣甚燥。河形極微。最低處在洲之東南。該處有瀑布。有愛爾湖。瘳而得納湖。多倫湖。湖不甚深。形如大溪。其愛爾湖與他湖相通者。卽罷爾古湖。話不登湖。麥剛大湖也。惟此數湖。大半乾涸。另有近海之河。係人工開成者。不甚長。可以行船者甚少。竟有不能行船者。祇有一大江。名曰墨爾累江。長約一千八百啓羅邁當。面積有七十兆法頃。可行小火輪船。自海口行至阿耳白離城。通此江之河。有墨來別士河。加以臘克郎河。又有一河名大林河。因其水流長二千啓羅邁當。故較大於墨爾蘭江。澳洲之西斜坡。因其地土之鬆。欲成一河而不能。下雨時水積於地面。泛濫橫溢。有鹹地數處。名阿買段奧司丹勒弗羅阿。此數處卽在夏時亦有積水。他池之水。祇在多令下雨時有之。亦有湖顯露甚速。居然逐年放開。然條無此等湖時亦甚速。此洲至少有三分之一。爲人跡所未到。但今時可以決定。將來有人能攷察此地。亦不能有所更改。茲所述之情形。不過攷察一過。於水利城邑略能加詳而已。

天氣 澳洲數處之地勢。城邑水道之形。可定澳洲之天氣。沿海一帶。有益於養身。百度寒暑表從未至一度之下。在日光中升至八十度。陰涼處不過四十度。其熱氣雖在熱帶。而爲海風所吹和。雨稀。惟每下一次甚大。至於內地天氣。迥不相同。大火爐風。空氣乾燥。雨少。竟無草木。故不能畜養獸族。草木鳥獸 澳洲植物種類不多。樹木內有槐樹與香膠樹。此種樹有高一百五十邁當者。較舊金山最高之樹更高。無有矮樹。有枝之樹甚少。葉暗而不茂。禽獸之種類亦不甚多。所有者大半爲澳洲之本產。

獸身有袋。其名曰剛古羅。又有哇爾尼多蘭格芒米否鳥。聲不能鳴。羽毛甚肥澤發光亮。式樣頗多。民數 一千七百八十八年。羅打里海灣與昔得內相近始屬於歐洲諸國。其時白種之民。祇有一千零三十人。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距始為屬地之時。僅及百年。其時白種之民。有二百七十萬零四千二百二十七人。內在奴浮爾加爾第西特。有八十萬零七百三十方啓羅邁當。有一百萬零零一千九百六十六人。維克多利亞有二千二萬七千六百十方啓羅邁當。有一百萬零零三千零四十三人。魁叻司倫特有一百七十三萬零六百三十方啓羅邁當。有三十四萬二千六百十四人。南澳洲有九十八萬三千六百五十五方啓羅邁當。有三十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八人。北地有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二十方啓羅邁當。有四千二百六十二人。西澳洲有二百五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方啓羅邁當。有三萬九千五百九十四人。共計地面方啓羅邁當七百六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五人。數二百七十萬零四千二百二十七人。當始立屬地之時。及尋得金礦之後。外來之民數驟加。近時民數之多。一因生多死少。一因自外洲而來者白人加多也。土人漸減少。現祇有五萬五千人。民死之數甚少。歐洲相比可知之。任奴浮爾加爾第西特。每一千人內死者十五人。維克多利亞十六人。魁恩司倫特二十人。南澳洲十二人。半。西澳洲二十人。在法國中。每一千人內死者二十四人。奴浮爾加爾第西特每年生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四人。死者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七。較多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進口者七萬零三百八十八人。出口者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較多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人。共多五萬零一百八十九人。維克多利亞每年生三萬零八百二十

四人。死者一萬四千九百五十人。較多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二人。進口者九萬三千四百零四人。出口者六萬八千一百零二人。較多二萬五千三百零二人。共多四萬一千一百七十四人。魁叻司倫特。每年生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二人。死者五千五百七十五人。較多七千零零七人。進口者三萬四千一百零一人。出口者二萬零九百一十一人。較多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人。共多二萬零一百九十七人。南澳洲。每年生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七人。死者四千二百三十四人。較多六千九百四十三人。進口者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三人。出口者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一人。較少七千六百零八人。共多六百六十五人。西澳洲。每年生一千四百六十六人。死者八百零六人。較多六百六十八人。進口者五千六百十五人。出口者一千八百七十七人。較多三千七百三十八人。共多四千三百九十八人。統算生者九萬二千三百三十三人。死者四萬零一百五十四人。共多五萬二千一百七十九人。進口者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出口者十五萬八千零十七人。共多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人。統共多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三人。

教務 當官之教竟無之。耶蘇教及各種祕密之邪教。比別種教多。入教者有一百五十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人。羅馬天主教有五十一萬六千五百零三人。

學校 官辦大書院有三處。一在昔得內。一在邁拉波爾納。一在挨得賴以得。該處爲上等之功課。能入此學者有等級。如中國秀才舉人之類。與歐洲諸國所定之名目相同。其二等之學塾。不屬國家。祇由地方公款內津貼。其初學學塾。無論何等人。必當入學讀書。如其父母不令讀教門之書者。亦聽之。一千八

百八十四年。啓蒙學塾有五千八百四十四處。男童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十三人。女童有二十六萬七千零七十八人。男教習五千六百七十四人。女教習六千二百十六人。

耕種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計算耕種之地。在奴浮爾加爾第西特。可耕之地有三十四萬法頃。每一方啓羅邁當。有千分頃之四之地可種。每一人約可種十分頃之三。維克多利亞。有九十三萬法頃。每一方啓羅邁當。有百分頃之四可種。每人約可種十分頃之九。魁叻司倫特。有八萬法頃。每一方啓羅邁當。有百萬分頃之五可種。每一人約可種十分頃之二。南澳洲。有一百一十一萬四千法頃。每一方啓羅邁當。有百分頃之一可種。每一人約可種四頃。西澳洲。有三十二萬法頃。每一方啓羅邁當。有萬分頃之一可種。每一人約可種一頃。可種之地共有二百四十九萬六千法頃。

出產 所種之物。大宗爲五穀、乾草、薯蕷、葡萄、烟葉、棉花、甘蔗。

牧養 羊爲澳洲最大之生意。共有六十六兆頭。奴浮爾加爾第西特。其數最多。有三十八兆頭。維克多利亞十兆頭。魁叻司倫特九兆頭。南澳洲七兆頭。西澳洲一百七十萬頭。若論每一人牧羊之多。須以西澳洲居首。約每一人可牧羊四十二至四十五頭。奴浮爾加爾第西特三十八頭。魁叻司倫特二十六頭。南澳洲二十二頭。維克多利亞十頭。大半之羊爲西班牙之種。毛極細軟。

地產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在奴浮爾加爾第西特部內。勒非司奔克里克。離居易庸不遠。始尋得黃金。嗣於維克多利亞部內罷拉拉城外。覓得金礦。自此以後。又覓得無數金礦。維克多利亞部內三分之一

爲藏金之石。估值金價。自開金以來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有七千五百兆佛郎。祇是維克多利亞一部。有五千兆佛郎之礦產。黃金之外。銅爲最多。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在南澳洲苦林加相近處。尋得銅礦。煤礦亦多而富。但其煤質不如英煤。另有銀礦、鉛礦。澳洲北地之寶石。

製造 近年來在五處屬地之中區。設立製造廠極多。奴浮爾加爾第西特。有廠三千四百六十三。男女工匠有四萬零六百九十三人。維克多利亞。有廠五千七百八十三。男女工匠五萬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南澳洲。有廠六百四十六。男女工匠七千九百五十二人。魁叻司倫特。有廠一千零七十九。工匠之數未詳。西澳洲。有廠九十一。工匠之數未詳。共有一萬一千零六十二廠。

商務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內。進口貨物有一千二百八十兆佛郎。出口貨物有九百三十五兆佛郎。其出口貨之大宗爲羊毛、黃金、銅、五穀、鹹肉、皮、棉花、烟葉、糖、葡萄酒。

河道鐵道電線 火輪公司三處。係屬地有津貼者。另有無津貼之公司。陸路內各處有鐵道。奴浮爾加爾第西特。已造成之鐵道。有三千一百十四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有四百三十啓羅邁當。共有三千五百四十四啓羅邁當。維克多利亞。已造成之鐵道。有一千八百零五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有五百零九啓羅邁當。共有三千三百十四啓羅邁當。魁叻司倫特。已造成之鐵道。有二千五百零二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有一千零二十五啓羅邁當。共有三千五百二十七啓羅邁當。南澳洲。已造成之鐵道。有二千二百二十四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有六百七十一啓羅邁當。共有二千八百九十五啓羅邁當。西澳洲已

造成之鐵道。有二百四十八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有七十四啓羅邁當。共有三百二十二啓羅邁當。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已造成之鐵道。共有一萬零八百九十三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共有二千七百零九啓羅邁當。兩共一萬三千六百零二啓羅邁當。海底電線。自達爾文海口。接到爪亞之榜茶亡齊。又自昔得內。通到新西蘭之奈爾森。又自美爾波爾。通到屬爾叻士温。此在澳洲之南者。斯馬尼內。屬英。澳洲陸路電線。自北至南。從巴爾沒司敦。到美爾波爾。又自貝爾次。至挨得賴。以得各處大城。俱有電線相通。共電線之長。有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啓羅邁當。

各種大城。美爾波里城。內外有三十六萬五千人。昔得內城。內外有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一人。挨得賴。以得城。內外有十二萬五千人。罷大拉城。內外有四萬一千人。特司脫城。內有三萬八千四百二十人。白里司罷。有三十萬一千一百零九人。齊龍城。內有二萬零六百八十二人。卑次城。內有五萬八千八百一十二人。

掌故。西歷一千五百零七。至一千五百二十九。年之間。澳大利亞。爲葡人所尋得。惟是攷究明白。實在一千七百二十年。在爪哇京城之荷蘭人。攷究得之。自一千六百零六。至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內。荷蘭人在北西南三處海邊。詳細履勘。水手內之攷究甚精。推爲有功者。名阿背爾。帶司門。知西邊之荒野居民之兇悍。貿易之清淡。因此立屬地之意。遷延不就。靠太平洋一邊。較勝於前言之三面。人俱不知之。科克於一千七百七十年。始泊船於西南角。所有東面之海邊。盡行認出。自好戶角。至牙京克角。全屬於英國。

名曰奴浮爾加爾第西特。近今一千八百年以後有法國之水手名罷代。又有一人名弗來西奈。亦往海邊四周游歷察看。英國第一次欲立商埠。在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在罷帶里海灣。惟是察看該處。方知不佳。故又換至南邊。另擇一海灣。名曰薩克森碼頭。其擇地之人。名曰昔得內。初次在該處設埠之時。有犯罪作苦工者。七百五十七人。英人二百人。另有管理犯罪之人。住於該處。今祇能以游歷著名最有功者。稱述之。羅森伊是第一人。穿過藍山。愛文司與屋克司。累行過麥加里及辣克郎河。和浮爾餘。沒行過維克多利亞西方一帶。至非里勿海口。阿郎甘奈。扛行至暮爾敦海灣。沙爾司達。脫行過大林。及墨累米賽爾。行走西邊沿海之山內。有多次極爲盡力。伯爵司脫齊里。幾攷究澳洲阿耳魄司山內之可瑟司可山。辯勒哥里兄弟三人。攷究西澳洲之土地。有十五年之久。召咂愛爾。行過都倫士湖。與愛爾湖。里特微格。來沙爾。行過魁叻司倫特。從暮爾敦海灣。至愛星敦海口。後歿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因在澳洲自東至西。又走一次。卽歿。男爵馮米累。行過澳洲阿爾魄司山。卽金白累等處。麥克都阿爾司打脫。在澳洲自南至北。自埃得賴。以得起到忘第愛門止。白克自美爾波爾。倫起至卡爾邦打里。及其回時。飢渴而死。話白。登行過澳洲西邊荒僻之所在。電線道。與特格累江之間。喬叻阿來克藏。特福來司特齊爾司。此三人在澳洲西邊游歷。今時尙有許多游歷之人。招尋澳洲各處之地。內有講究地學者。又有專尋牧場者。此等人。如是勞心勞力。可以令人認識。或者尙可尋得澳洲三分之二之地。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尋得金礦。澳洲由是興旺。麇聚多人。至今有願常住澳洲者。又有從前犯罪充軍之人。或其子孫。其民分爲二種。各不

相涉得金礦以後。失業之人一擁而來。又有想發財之人。幾乎天下之人俱聚焉。該處居民之舊俗。因此丕變。衆人俱想得金礦。故從前分開各不相涉之意。漸化而無。自彼時起。生齒日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有三十萬人。今有三百餘萬人。

澳司脫拉拉齊

澳洲內英屬地。靠太平洋一邊者。名澳司脫拉里。即澳大利亞。荅斯馬尼。新西蘭維底。又名斐維。島。又奴浮爾第

奈內之一分。此數處總名澳司脫拉拉齊。

幅員民數。幅員之廣。有八百二十一萬六千五百方啓羅邁當。民數三百八十萬。合每二方啓羅邁當有一人。

荅斯馬尼

境界幅員。此在澳洲之南。南緯四十度三十三分。又四十三度三十九分。巴黎東經一百四十二度十九分。又一百四十六度零三分。形如三角。其底線向北。其面積六萬八千三百零九方啓羅邁當。

周圍與山。周圍之邊有斷續。有多小灣。又有泊船處。可保護船隻最大之碼頭。在西邊大埠。北有蘇來爾。南有當貝脫灣。與愛司貝郎司碼頭。其地多山。高低而不整齊。最高之山嶺名哥拉特爾山。高一千五百四十六邁當。又有溢羅馬。高一千五百二十八邁當。

水利。地極滋潤。其水利之大者曰台爾文河。長二百零八啓羅邁當。又阿爾低河。打馬爾河。自打馬爾

行船直抵郎尺司。登其最大之湖名辯累脫拉克。距海面一千一百六十五邁當。

水土。該處天氣和平。與他處不同。每年尋常熱度之中。數約十二度。夏令約十六度五分。冬令約八度三分。雨水甚多。西邊尤甚。每年雨水之中。數約六百二十五密里邁當。

民數。一千八百零四年。第一次到荅斯馬尼之白人。係充軍作苦工者。其時島中黑色土人約有五千八。今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白人有十三萬七千二百一十一人。每一方啓羅邁當有兩人。其黑人消滅殆盡。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生者四千六百二十七人。死者一千九百七十六人。多二千六百五十一人。入口者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九人。出口者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人。多七百六十九人。總數生多於死。進口多於出口。共有三千四百二十人。每年一千人內。死者十四人。約一百人內。死者二人。半奉耶穌教者十萬人。天主教者三萬人。啓蒙教法。勒令一切之人俱學而不取費。不歸教。或歸教由其自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有學堂一百零四所。俱歸國家經理。有學徒一萬零五百三十一人。有男女師二百九十六人。城之最大者名奧罷。居民有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八人。郎出司登。居民有一萬七千七百十五人。

耕牧製造商務。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計算已種之地。有十六萬七千愛克達呵。所種之物。五穀並結果之樹。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所養之羊。有一百六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七頭。地產最富者。礦類。錫爲最多。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在比所甫山中。尋得之金礦亦多。製造廠有三千三百三十一所。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入口貨約四十四兆佛郎。出口貨三十三兆佛郎。入口船隻一千四百零五號。共六十

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噸。出口貨之大宗。錫、啤酒、糖汁。

鐵道電線 荅斯馬尼之鐵道。已造成者有四百八十八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有二百二十二啓羅邁當。總數七百十啓羅邁當。海底電線。自乍爾士叻到邁拉波爾納。

掌故 一千六百四十二年。有人名阿倍爾打司門。尋得此地。一千八百零四年。始有赴該島謀生者。犯罪之人。充軍到澳。罷叻魂。亦以是年爲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該島始爲自主之屬地。

新西蘭 又名奴浮爾
在耶得。

境界 在太平洋中。距南澳洲之東南約二千啓羅邁當。共有兩大島。尙有多小島合爲一地。地之面積共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七方啓羅邁當。意大利有二十八萬八千五百四十方啓羅邁當。

周圍與山 島之四邊。共長四千八百啓羅邁當。大埠名屋克倫特的乃丹。及里脫爾登。近此島邊之附島不多。小島內之最要緊者。爲斯特哇爾島。在南邊有福伏海峽隔之。新西蘭兩島內。中間有高山橫互。

其中。南邊之山更高。有許多火山。其火已熄。間有未熄火者。山頂離海面約高二千邁當。在其北島名曰羅阿卑湖山。高於海面二千八百零四邁當。愛薈芒高於海面二千三百五十一邁當。此二座山。出乎羣

山之外。聳然矗立。氣象崢嶸。近於海邊。在其南島名曰南阿爾魄司山。其山巔之雪。終年不化。極大冰塊墜下。直至距海高三百邁當處。山頂最高處名曰科克。高三千七百六十八邁當。與荅斯馬冰山相對。在

山之直。至海邊有高曠平原。

水利 最大之湖在北島者名曰韋克底長二百七十啓羅邁當在南島者名曰瑪利南或名克魯兜又有斗巴爲北島最大之湖替阿奴爲南島最大之湖

水土 和平無病北島較熱最熱之時十四度三分與羅馬之莽特丕力歐米蘭無異南島離赤道遠其

天氣可與奴爾芒特島屬法國在法之北境相比出熱度每年中數約十二度夏時熱度中數北島十八度五分南

島十六度三分冬時熱度中數十度又七度二分平原內平地雪稀西邊近海處雨水獨多

民數 新西蘭之土人曰馬里斯當白人初到時計有十二萬人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祇存四萬二千人

白人初至之時係在一千八百四十年住於今之挖林登埠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白人之數至五十八萬

九千三百八十六人此一年內生者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九人死者六千一百三十五人多一萬三千一

百六十四人進口者一萬六千一百零一人出口者一萬五千零三十七人多一千零六十四人共多一

萬四千二百二十八人奉耶蘇教者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七十一人奉天主教者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四

人啓蒙學堂勒令幼童入學不歸教中管理不收費者一千零二十七處生徒八萬一千六百六十三人

男女師二千六百十九人此係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之數

耕牧製造商務 已耕之地有五十四萬頃合一方啓羅邁當有二頃合一人種一頃牲口有十五兆合

一方啓羅邁當有五十五頭合一人有二十六頭在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哥羅芝頭可尋得黃金一千

八百六十一年在土白該尋得黃金隨後又尋得許多黃金礦自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以來黃金價值有

一千零五十八兆佛郎。另有煤礦、銀礦等。各種製造廠。有一千六百四十三所。進口貨。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有一百六十八兆九十七萬五千佛郎。出口貨有一百六十六兆八十二萬五千佛郎。出口之大宗爲羊毛、黃金、鹹肉、及肉汁、五穀等類。船隻入口者。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有一千四百三十二號。合九十九萬零九百零三噸。

鐵道電線 鐵道之已作貿易者。有二千九百一十一啓羅邁當。造而未成者二百七十五啓羅邁當。共三千一百八十六啓羅邁當。自奈爾森到昔得內。有海底電線一道。

大城 屋克倫特有六萬五千人的。乃丹有四萬五千六百一十一人。克里司參司有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五人。挖林登有二萬七千八百三十三人。

掌故 阿倍爾打司門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尋得此地。閱一百二十七年。有科克遊歷北島。科克先遊海灣。名曰巴勿低。後至美爾蘇里海灣。彼與英王若耳治第三取此地。一千七百七十年科克併取南島。初到新西蘭之白人。有傳教者。伊等在該處設立公所。該處今名羅賽爾。一千八百四十年。始成英之屬地。新西蘭本屬於奴浮爾加爾第西特。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始另爲一處。

維底 又名斐維 羣島

境界幅員 共有二百五十五小島。在新西蘭之東北。又在澳洲之東南緯十五度至二十二度。在巴黎之西一百七十九度。在巴黎之東一百七十二度四十分。此中最大之島。爲維底雷於凡烏哇雷於打維

尼嘎得與拉克罷凡鳥哇罷爾肥幅員之廣約一萬七千至二萬方啓羅邁當。

山水 其地多山。火成石及珊瑚小島。到處皆有之。最大之湖。在維底雷於名曰里哇。長六十邁當。可以行船。

水土 水土甚潔。赤道之熱氣。爲海風吹散。周年熱度。中數二十六度六分。在大陽內至多五十度。至少十五度五分。周年雨水中數約得二邁當。又八十九。

民數 居民十二萬六千人。內有白人二千二百九十三人。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間。土人尙有二十萬人。後漸減少。此與澳洲他處屬地相同。島中有二城。一名蘇浮。一名里和開。

耕種商務 種玉蜀黍、棉花、甘蔗、咖啡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入口之船一百二十四號。有五萬四千噸。入口貨自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有五十七兆佛郎。出口貨有五十兆佛郎。出口貨之大宗爲糖。可油。又名荷各種果子、棉花、玉蜀黍。

船期 有按期之火輪船到新西蘭。昔得內、奴浮爾加里度尼。

掌故 此數島係阿倍爾打司門於一千六百四十三年尋得之。後科克又攷察之。一千八百零四年。有犯罪充軍者數人到新西蘭。至利哇島。卽行居住。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土酋投誠英國。歸其保護。閱一年。此數島漸成屬國也。

澳洲新民政事 澳洲各屬地。彼此不相牽制。俱得自由。除西澳洲之外。各處各有政府。不相統屬。立屬

地之法。與英國制度無甚區別。統轄該處之官。即總督。係英君主所派。上議院之員。係律例官所派。下議院之員。須民間公舉。所有律例。已經本處議院核准者。即可照辦。假使有一律例。係英國議院中管屬地事務之員議准者。須英君主批准。然後施行。屬地公舉之人數本甚少。所以該處公舉者。可以全島之人俱有之。

奴浮爾第奈

奴浮爾第奈一名巴布亞。在澳洲之北。中隔一海峽。名多勒。地之幅員有七十八萬五千三百六十二方。啓羅邁當島之中間有高山一帶。名薩爾路易及非尼司堆爾等。山嶺甚多。高過永雪界。水道不甚明悉。惟此島之土甚形膏腴。因土高之故。兩名甚多。天氣熱度不大。周年熱度約二十七度至三十二度。極熱時不過三十九度。居民約五十萬人。此島爲三國所分。西北屬荷蘭。東北屬德意志。東南屬英吉利。一千五百二十六年。葡萄牙人始尋得此島。

